

婦女文化

第二卷第一期

民國三十六年一月出版

本期要目

- 婦女與將來……………王德成
新法國的文學……………馮沅君
鳳翅……………錄清
孫幣淺說……………白上之
丹麥婦女領袖——貝格楚瑛夫人……………張雯
八年紀……………陸勉餘
時代插曲……………李曼瑤
生活……………吳元使
婦女進修會組織草擬……………本刊

女 婦

卷 二 第

目

新憲法所表現的中國婦女地位……編者	李曼瑰
婦女進修會組織芻議……	王德箴譯
婦女與將來……	白上之
關於孫幣漢說……	馮沅君譯
新法國的文學……	張雯譯
丹麥婦女領袖……	雨初譯
四萬五千個兒童的母親……	勉餘譯
愛茉莉帕司脫夫人小傳……	師崗
古城報業鳥瞰……	金仙
產婦的福音……	綠漪
臘翅……	勉餘
八年紀（長篇連載）……	

國民大會

女代表一覽

區域代表

何 政	王化民	王多珍
石 清	于芝秀	伍哲德
劉惠儀	陳若蘭	陳陽政
哈德萬	愛英娜	謝 媛
張翠蘭	包一民	王文清
王華章	許文華	烏靜彬
喬必市	崔淑甘	鍾先靈
張維良	何山志	倪桂霞
黃協文	李瑞蘭	于汝洲
國民黨		
宋慶齡	蔣宋美齡	呂雲章
呂曉道	張敬君	張維楨
劉蘭靜	沈慧蓮	唐國楨
羅 衡	錢川和	李曼瑰
張錫九	張雲華	馮淑仙
黃佩蘭	陳逸騷	王高英
冷黃翠芬	傅 岩	王 莉

文化

第一期

目錄

時代插曲(第四集).....

李曼瑰

生活.....

吳元俊

二妹.....

陸勉餘譯

陳衡哲的客座紀言.....

白江

黛絲姑娘評介.....

林九

婦女●文化消息.....

資料室

婦女進修會組織法草擬.....

本刊

國大女代表一覽.....

資料室

巴爾琪女士.....

本刊

文苑雜談.....

王銳

詞.....

陳逸雲

狂女追求.....

環子

青年黨

周蜀雲

范英莢

何仲舉

職掌權

民社黨

羅靜軒

梁令嫻

婦女團體代表

傅伯寧

莊靜

皮以書

郭昌和

任培道

錢劍秋

李志清

王老英

江學珠

陶寄天

費俠

趙淑潔

張邦珍

張鶴嵐

蔡金漢

王立文

胡蘭

包德明

陽永芳

沈湛蘭

社會賢達

吳貽芳

陳紀彝

熊其

岳寶琪

蔡英

劉純一

鄧珠璣

蔣碧薇

陶亨

高君珊

紀清純

婦女文化月刊擴大徵求定戶啓事

本刊以提高婦女文化水準，培養婦女好學風氣，發揚婦女光榮史實，鼓勵婦女努力創作，以促進人類文化為宗旨。其貢獻不止於報刊一刊物，實負有重大的使命。自十九世紀提倡婦女解放運動以來，婦女力求獨立自由，經百年的奮鬥，已經獲得理論上男女平等的原則。但如本刊創刊以上所說……

「婦女解放不僅是婦女的權利，並非終極的目的。那運動的，理想的目標，不是消極的解放，而是積極的創作。我們以為婦女的解放運動到了今天應該作一個結束。現在我們需要一個新的運動，發揚婦女向那積極的自強努力，那便是婦女的造詣，婦女的創作，婦女對文化的貢獻。必如是，女子才能夠真正頂天立地生活於人間而完成其為「一人」的價值。」

為促進這婦女創作運動，我們計劃實施的工作很多，如婦女獎金制度的設置，婦女創作社會的組織，婦女書刊的出版，以及婦女福利事業的建立，都在這運動途徑上急待完成而達到婦女人才輩出，增進文化的目的。惟深慮當前必需一强有力的刊物，以促進運動的中心和原動力。因此本刊即於三十五年元月創刊於重慶，出版以來，頗獲社會人士的贊助，更日臻發達，繼續刊行，由三十六年元月二卷一冊起，將大徵求定戶，分一年，兩年，五年，十年，永久定戶，名譽定戶六種，其價目列次：

全	年四幣一萬元	港幣十二元	兩	年四幣二萬元	港幣二十四元
五	年四幣五萬元	港幣六十二元	十	年四幣十萬元	港幣一百二十元
永久定戶	四幣五十二萬元	港幣八百元	名譽定戶	隨意捐助	

婦女文化月刊社啓

附註：

- (一) 本刊因選擇稿件一舉十至十以不從出版。凡訂定戶已訂閱一年者，報費此寄至三卷四期。
- (二) 凡新定戶欲補購一卷一幣六元者可多付四幣四千元（港幣五元）口內當能寄上。
- (三) 各地婦女學社以團體名義代本刊推銷者，當以推銷所得之十分一奉酬，以資學社經費之補助。
- (四) 本刊此次所定價目應至本年三月止。四月一日起，再定新價目。
- (五) 本刊通訊處：1. 南京路中環基基五號 2. 廣州豐市路三十六號三樓

新憲法所表現的中國婦女地位

這次國民大會婦女代表佔八十四席。通過的新憲法有六條是有關婦女的。關於男女平等的原則，在人民權利與義務第七條規定「中華民國國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關於婦女的保護，在基本國策第一五三條規定「……婦女兒童從事勞動者，應按其年齡及身體狀態予以特別之保護」。第一五六條規定「國家為安定民族生存發展之基礎，應保護母性，并實施婦女兒童福利政策」。關於選舉，在國民大會章第二十六條規定國民大會代表包括「婦女團體選出代表，其名額以法律定之。」，在立法院章第六十四條規定第（一）項附項規定婦女立法委員應佔之名額「以法律定之」。在選舉法第一三四條規定「各種選舉應規定婦女當選名額，其辦法以法律定之。」（此條係根據第一三四之提案，由蔣夫人制訂，四百餘代表連署者，原案：「各種選舉應規定婦女當選名額不得少於百分之二十」，經第一審查委員會通過。其後綜合審查委員會修正，刪去百分之二十的規定。但在二讀會時由國民政府 蔣主席提出將百分之二十的提議記錄在案，送交國民政府於制定選舉法時，設法使婦女名額達到百分之二十。）

在一個國家的憲法上特別提出專為婦女而設的條文，究竟是表現婦女地位高呢？是低呢？我們的答覆是：與其說是高，無寧說是低。因為，假如中國婦女地位已經很高，假如事實上男女已經真正平等，又假如婦女的問題，已經獲得合理的解決，這次的中華民國憲法，就絕對不需要特別為婦女制定幾條條文，婦女就可以和男子一同以「國民」的資格，接受其權利與義務。在歐美先進的國家，因為他們的婦女地位相當高，男女相當平等，所以他們的憲法也就很少規定專門為婦女而設的條文。但是，在中國，婦女的教育文化程度特別低落，重男輕女的觀念特別根深蒂固。而因此國家無窮在那一方面都要迎頭趕上的時候，大家便感到低落的婦女地位所產生的種種不合理的現象會影響及社會的安全，障礙國家的前途。故求提高婦女的地位，使婦女能真正負起國民的責任，協助完成建國的偉業；最迅速有效的辦法便是在憲法上予以保障與尊重。這次所通過的新憲法，無論是有關憲法問題的，有關婦女問題的，都是針對現實的國情而制定的。換言之，就是說中華民國的憲法是由中國人所創定的憲法，而不是抄襲的憲法，而關於婦女而設的條文，有幾條確是各國憲法上所未見，也是我們所獨創而非抄襲的。這裏所表現的與其說是婦女的地位特別高，無寧說是婦女的地位特別低；與其說是中國人對婦女的觀念趨於進步，無寧說是中國人現在知道他們對婦女的觀念不如歐美，故在憲法上予以補救。這種條文的獲得通過，一部分固然是由於八十幾位婦女代表在大会裏努力的结果，同時也是因為一千多位的男代表能夠高瞻遠矚看到婦女問題的重要而願意協助婦女完成國民的責任。

中國婦女地位無雙的趨於低落，婦女在政治上，社會上，教育上，經濟上所獲得的機會更是稀微。現在憲法上已定了這幾條條文，婦女獲得若干成分的保障，而婦女參政的路線也因憲法而打通了。下一屆國民大會代表，立法委員，監察委員，婦女所佔的席位必定增加。這是一件足以欣慰的事。不過，條文到底是條文，必由有強大的力量去督促，然後才能夠實行。至於婦女參政，也不過是婦女運動其中一條路而已。要提高婦女地位，婦女還須從各方面開闢出路，實際參予各部門的工作，以期對國家民族有所貢獻。

婦女的地位是要婦女自己去建立。單靠憲法上的條文保障是不夠的，憲法上的種種規定不過是為我們打開一個門戶罷了，修路的工作，打地基的工作，得要我們自己肩負起來。婦女們！努力創作罷！拿出對人類之文化有貢獻的成績來，建立婦女的地位，完成婦女的康莊大道！（編者）

婦女與將來

Margaret Calderhead 作
王德箴譯

瑪麗格高思來女士為英國當代名作家，於二次世界大戰中，寫成「婦女與將來」一書，概述婦女奮鬥之歷史背景，尤其對戰爭之供獻，以及戰後婦女將遭遇之種種問題，諸如：婚姻，家庭制度，職業選擇，婦女與工業、政治、法律等關係，以及婦女對和平之重要性，皆詳加論列。目的在使國人覺悟，戰後必須為婦女解決此種種問題，使其能真正與男子平等，不是以安其心，而建成國家民強之宗旨。本文以寫稿所限，僅譯首章，提示諸問題之由來，餘如婚姻家庭等，如時間許可，當陸續譯出，以饗讀者。

譯者識

自一九一三年戰爭爆發以來，英國婦女地位，就經過了一種劇烈的革命。這種變化，由於婦女對戰爭的供獻，而增進了和社會上其他各方面的關係。事實上，婦女地位的基本已經起了變化。儘管許多男女還以為這種變化係臨時需要而起，也不過是急遽變化，或僅是英國國家變化的人們，一種希望而已。雖是這種錯誤的。社會組織的變化也就不可避免。目光遠大的英國男女，認為惟有將社會上所有男女，都包括在將世界被安排得適當，戰後永久的進步是不應獲得的。

戰後主要問題之一，即為婦女工作權利的配給。因為當許多年青的男人在前線作戰時，許多婦女已進入了以前是男人的工作。戰後到復興的時期的小時期，由於這些新的經濟政策，或對於婦女的工作，而不應僅用這些婦女，那未免太遲了。

同時，婦女又常常聽見新聞，每天報紙上載著：「婦女進步是有待的嗎？」「婦女的工作」等文章，使婦女對於將來的地位，感到惴惴不安。政治家和政客們，也要求為婦女問題而討論。

譬如克利浦斯爵士在一九四二年二月的一篇見解遠大的演講辭中，就這樣說：「究竟戰時婦女工作的開展，和平後還要維持多久，實際是一個很有經濟重要性的問題。假如戰後我們不使全國男子有事可做，對於大部分婦女也能有所安置，自然會給予人民一個好的例

子。事實上，我們已經在戰時不能平等地說，不論我們還沒有能為那國不能計出一個經濟的基礎。

所以未能計出經濟基礎的原因，以及為什麼許多關於戰後婦女地位的討論，都未能切實實際，乃是出於大家只注意婦女所學的不合理待遇，而忽略了婦女戰後應有的責任和權利。這也許是自然的演進，人類對於任何所學的不合理和不公平待遇，往往投之他們所能得應有的權利，這是很自然的。許多人心裏想來地位的婦女，以對英國男子其希望每個女子盡責任而不考慮到在真正民主國家裏，有責任的人應有的權利。所以理解力富強的前線婦女，這就為將來會提出什麼樣的權利。所以個人的人，年長一輩的人，多採取一種通曉的「回到家庭」的態度。年青的人，就反對這種軍隊或陸軍的婦女在一起慣了，覺得她們已是工作上的伴侶。

「回到家庭」最近登載一篇有關婦女的書評，裏面說：「但小的老年人，想起婦女爭選舉權，就會發出神祕的嘆息，以為經過這大的大戰後，婦女又組織一支可怕的生力軍。這次她們不關心她們的權利，却關心她們所吃的虧，上次大戰所允許給予她們的權利，她們并未得到。」

一位對於上次戰後各大報紙所發表的意見相當熟悉的人，會贊成「回到家庭」的前述見解。不過，認為這種精明的婦女只注意她們所

關於孫幣的淺說

白上之

目前面對一般消費，尤其是家庭主婦們，最迫切而欲解決的問題，除和平統一外，恐怕只有物價問題了。要知物價的反面，即貨幣的價值，故在此和讀者們談一談我們的幣制改革問題。

我國現行法幣，自廿四年十一月三日起，原來價值是已定的，因為在國內雖然已無銀的鑄幣可以兌換，但在國際市場仍可兌換二三小數四九三四八格蘭姆的生銀，由於他的法定價值是含有純銀那樣一個數字。抗戰初期，其價值依然穩定，也就是說物價尚未高漲。但是戰爭年深月久，其規模日益擴大，即政府支出日益增加，法幣的發行數字，是無可避免的隨之加大。換言之，為貨幣的價值隨其發行數字的增高，而比例的減低，也就是物價比例的增高。這不僅中國如此，各國皆然。所以戰爭未爆發之前，有知識的人們是努力避免的。我國抗戰以來，物價過分的高漲，除囤積居奇為主要因素外，法幣數量的增加，也是因素之一。貨幣和其他的商品一樣，其數量增加，如需要未能比例的增加，其價值必然的日益低落，反面是物價高漲。現在抗戰可說結束了年餘，一般消費者日夜期待的是物價的降低，外間傳聞的有所謂新的貨幣將出現，也就是美國的孫幣的價值。這裏假定我們未來的新幣就是孫幣。

孫幣是金的，即我國從前已久的金本位法幣之單位稱呼將來也許不再叫元，就叫做孫，這是紀念開國的孫中山先生錢幣革命之理論的意思，不必有多的解說。為什麼孫幣一定要是金本位？我們且先說明這一點。我國現行法幣，原是銀本位幣，擬改金本位，也是由來已久的一回事。過去以我國不是產金豐富的國家，同時沒有解決金的來源，故廿四年改革的現行法幣，仍採銀本位，徐圖金本位的採用。但這樣我們在國際支付上是吃虧的，即所謂「跛腳」。過去我國外匯平價（Par of exchange），是以倫敦標準銀計算的，倫敦標準銀的成色，為千分之九二五，即倫敦標準銀每兩（指Ounce）含純銀二八小數七

六七五格蘭姆。（London含四八〇Grain，一五小數四二二Grain，合一Gram，故四八〇Grain合三三一小數一〇Gram共千分之九二五，為二八小數七六七五Gram，我國法幣含純銀二三小數四九三四八Gram，兩者比較，即國幣每元合倫敦標準銀一兩之〇小數八一六八，此即我國與英國匯兌上之恆數（Constant）本此恆數，每日可求得國幣一元對英鎊之每日平價或臨時平價（Daily Parity or Temporary Par of exchange）。例如當天倫敦標準銀每兩值二十便士，則國幣合英鎊一六小數三三六便士（0.8168 x 20 = 16.335）。倘若倫敦銀漲，則我國外匯平價隨之漲，跌則亦隨之跌。可是近數十年來，銀價日趨低落，其原因有二：一為世界產金量年有減少，產銀量則否。二為各國改行金本位，放棄銀本位，市場生銀，日見加多，有所謂金貴銀賤之說。金銀比價日益不同，即金鎊價格日高，我國銀幣價格日低，此之謂我國國際支付上之虧虧。如金價高出一倍，則我國原付他國一銀元之債務，必得以二銀元付之。記得筆者十四年赴歐洲時只須國幣八元之譜，可購英鎊外匯一鎊，至廿三年再赴歐洲，即須國幣十六有奇始購得英鎊外匯一鎊，不十載而倍之，我國對外支付所受虧虧之損失，已可想見了。長此以往，伊於胡底？故我國目前不言改革幣制則已，欲言改革，必先決定採行金本位制，孫幣之所以為金的，其主要原因因此。趁此之時，施行金本位的改革，實千載一時之良機，藉收一舉兩得之效。

孫幣若採金本位制，那末行那一種金本位的問題又發生了：茲就三種單金本位制分述之。第一，金鎊幣本位（The Gold Standard），英國在一八二一到一九一四年之間，採行此制，達百年之久，且擁有有效金本位（Effective Gold Standard）之盛名。其所以能致此者，蓋能信守兩大原則：一為自由鑄造（Free coin），一為無限法償（Unlimited legal tender），後者為以任何數量支付，受者不能拒收之

意，關係尚在其次。前清至民國，自由鑄造者，是計人民以若干的黃金送至政府的造幣廠，換取同等重量的金幣，例如每一英鎊原求含純金 113.0016 兩，即人民隨時可以若干 113.0016 兩的黃金，送到造幣廠，換取若干個金幣回來，人民亦可自由鑄造，每一金幣經銷後，如未經流通久致有磨損，仍可送回同量的生金。並且許人民自由輸出及自由輸入生金，如此自能隨時調節貨幣的供求，金融亦可穩定，即物價亦可穩定，故能稱有效金本位。這種貨幣上的太平時代，早已過去，因為世界黃金產量已趕不上貨幣數量要求的增加，此制已不能繼續維持，各國多放棄了，此種金本位制，我國既非大量產金國家自然更不足語此，本且不必了。

第二，金塊本位 (The Gold Block Standard)，此制是李鴻章發明，一八二一、二二、三三年英國曾一度實行，一九二五到一九三一年又經一度採用。其辦法是在英國內無金幣流通，只由英格蘭銀行備有金塊，發行紙幣。有需要現金者，可隨時持紙幣向該銀行按照造幣廠的含金價格 (The Price of Gold)，換取金塊。不過一九二五年的金本位法規定，凡請求金塊的人，至少以四百兩 (即金磅一塊) 為度，每兩含三錢七分五厘，有生金請求者，該銀行以三十一兩七錢九厘上收進付予紙幣。採用此法，則所需生金減少，且可免去去清幣流通時所損之消耗。我國初改金本位制，如怕人民對此信用未孚，而所儲黃金亦難兌換的話，本無妨一試用此金塊本位制。惟兌換金塊的困難，不能高至四百兩。上法金條，每條十兩，已成習慣上的單位，將來中央銀行發行紙幣法，可規定若干單位紙幣，得向中央銀行兌換金條一條。同樣，有金條出售者，中央銀行亦用若干單位紙幣，以兌換金條一條。自金條一十兩 (即金磅一塊) 為度，金塊 (四百兩) 者，用意無他，只在吾國人民富力較薄耳。

第三，金匯兌本位 (The Gold Standard)，本國產金本位。此制最初採用者，是一八七七年荷蘭所採用，並被世人所注意，一八九三年英國印度，停鑄銀錢，亦採用此制以來，治法諸人重視。以後不僅各殖民地相繼採用，即獨立國家，如日本，俄羅斯，奧大利諸國，也逐漸推行。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更為各先進國家普遍的採用了。此制的辦法，比較金塊本位制更進一步，不但在國內沒有金幣以供流通，且不備存金塊於中央銀行以供兌換，只在國外選擇某一箇或少數幾箇金融中心，備存現金，以備匯兌之用。如此如此，自然每一個國家所儲備的黃金數量，更不必太多了。我國如採行金本

位的孫幣，起初之時，人民的信賴或知曉了的話，當然是以此制為最優。孫中山先生錢幣革命的理論，亦基於此，孫幣之所以為孫幣，更為吻合了。

其次，應該也談一談將來新幣制 (假定為孫幣) 每一單位的含金量，究竟應是多少。最初美新額爾甘末爾參加我們草擬孫幣的計畫時，曾主張定為美金四角的比例。換言之即中國孫幣二元半合美金一元，這樣的比例，未免太大，中國在對外貿易上是受不了的。因為美國貨一元之值者，在中國市場上只買二元半的孫幣，那末二元半成本造出來的中國貨，一定比不上美國一元美金成本造出的美國貨，(這是說運費關稅一併在內)。消費者的通性是只買價廉物美貨色的，以高價而買劣等國貨的杯葛運動，終於是不能持久的，豈不中國工業永遠不能振興，這箇比例我們有理由可以反對的。好在而今各國的匯兌平頂，要待國際貨幣會議的調整或決定，世界經濟合作高潮中的今日，我們將來孫幣的匯兌平頂之決定，可能不致有損我國工業的發展。現在國人皆希望中美匯兌平頂定在四比一，即每元孫幣的含金量為美金一元的含金量的四分之一，亦即每元孫幣值美金二角五分之說。這樣中國國貨，免強可與美貨競爭，不致中國工業永無開發的可能。萬一，是四比一不能通過，最多也只能三比一，因為戰前中美匯兌平頂，以金銀本位之不同，每日平頂常在國幣每元合美金三角五分左右，同數目利後，自然不會更提高比例，決不會國幣每元值美金四角。這些都是後話，且待國際貨幣會議決定，中國必能在該會議中爭取主動。總之匯兌平頂之比例決定後，將來孫幣的含金量，也決定了。至於孫幣何時可以發行呢？恐怕這是一般消費者 (自然包括作家) 應注意的太本) 最關心的問題了。可是我們朝夕希望早日分曉的孫幣，尚待兩道難生符的來到。第一為國際貨幣會議關於中國匯兌平頂的決定，前已略略言之。第二道符，則為國內的和平統一，如不需要再支付浩大的軍費，國家財政，收支得以平衡，不再靠通貨膨脹維持之口，即新幣制可以產生之時。否則即令孫幣出世了，仍要通貨膨脹，那末孫幣的價值，依然日甚低落，物價依然繼續高漲。太本門！請和平統一，勸男子們 (包括她自己的丈夫與少爺)，不再逞兵作亂，讓大家吃飽飯罷！

新法國的文學

Dumont Wilden 作
馮 沅 君 譯

關於法國，也許對於歐洲，「憲法會議」的成立是個新紀元的開始。第四共和國業已誕生。牠或許有個艱苦的童年：要重建的物質與精神的廢墟，要重付舊時的傳統觀念，要整理，要拾的創傷都這樣的許多。然而，它是在良好志願的氛圍中開始的。就音樂家特爾說：「法國人願意做其新的和合理的。」像法國這樣個文風瀟灑的國家，這個第四共和國的文學形式自見。第四共和國的文學形式自見。

新的嗎？正在黎明中的第四共和國的文學，出發自抗敵的文學，雖然創作其新的來。合理的嗎？舊古典時代起文學就不曾太合理。牠不必依照合理的計劃進展；牠永遠受超絕的計劃，不論牠是浪漫主義，象徵主義，超現實主義；那末我們也不必向新文學尋求確切的理智；我們寧願要求牠表示那將法國與歐洲自專制的意識中解放出來的新一代的希望與力量。

但那文學的新：所自行的性質如何？約翰保羅·沙爾特爾（Jean-Paul Sartre）在四載於他最近所創作的，將取「折法」人雜誌（用大戰間的那一代的文學與期望的已失效的表現）的地位而代之的雜誌「近代」卷首的一篇宣言內向我們指出這種性質的概況。從這篇宣言我們便不會清楚作家所企望的，但沙爾特爾却明白的陳述他們的取捨。首先是西里司（Sartre）的這話，那極端的浪漫沙爾特爾說：「一切小資產階級出身的作家（是否還有許多別的？）都了解不自責任的誘惑：從一個世紀以來，在文壇上這個誘惑是傳統的。」

實際上，不自責，或正確點說對於他們的作品道德與知識的影響或道德的破壞不自責，這些一為藝術而藝術一的違法認為一篇作品，詩或小說，愈無用，愈與時代無關，愈無所謂則愈美；寫實主義者，自然主義者也不負責的，他們以學者的勞動態度為其文學理想，又靠依社會的真實，一如生物學者憑依他的顯微鏡。沙爾特爾先生說：「

憑依，他們憑依什麼？憑依空氣嗎？」他又寫道：「這不過是偶然的，福勞貝爾（Flaubert）（他身為純粹風格主義者，形式的慕悅人，又作自然主義之父；這不是偶然的，聖古爾（Comenius）自認為既能觀察，又有藝術家的心。）」

十九世紀及二十世紀初的一切作家對於他們的作品無不自安於不自責任。這是不對的，一如馬列白（Mallarmé）（他以為詩人對於共和國並不比那些弄球者更有用（也不更危險）！總之，他們自列於社會的工廠的生產者，他們自視如製公教生，因作夢，因思想受報而一無所事者。在他們的限更，一篇文學作品一有用處即是其墮落；最純粹的文學與時空無關，其或遺出其上，結果，他們將他們的著作，思想與理想，都向世界而逃入國及他國所形成的或別人因他們而作的：付之不聞不問。

這狗嗎？不是。這是種很頑固的成見；這狗是無所知的，輕視世人，甚且民衆；這是為「快樂的少數」（The Happy Few）而寫作的時代的遺毒。沙爾特爾先生說：「如今一些事已達到過步田地：人們看到那些因為以文字而受人愛慕的作家從痛苦的處境中出現，一嘆，什麼，他口說，寫作的東西也要牽涉到？」

當個比現在少些困難，社會的對道德的模稜處於不能模稜的時代（我實說是退伍）在牠的象牙塔或實驗室裏的作家的浪漫態度是否可採納？今日牠已決不再採納。當有這全部意識是用什麼意外的材料形成的，誰不覺得以前作家的自樂共樂的藝術將在今日便像放棄工作崗使？文人不再有這種愉：終些他不知道將來落到肥地或瘠土上開結些什麼有毒的花與果的種子播向四方面輕淺的退回他的書齋，離他的世界和國家。

在被佔領時那些活動停止的長日，沉重而寂寞的日子，我重讀昨目的，前目的，我少年時的名家，泰納（Taine），米賽（Ruskin），

巴雷（Barre），尼采（Nietzsche）……的作品。我以為這些作家的假定，歷史的解釋與機智的把戲的影響所感動：「什麼人們不會令我說！什麼我不會說！」——來與我時這樣低微。

那末這些美麗的機智的把戲他們是危險的嗎？在一九四〇年一些過渡的日子裏，我了解他們，現在我了解得更深切。老人與孩子，大家都以為他們所把持，終於永久被他們用作「虛構的學徒」。沙爾特爾有充分的理由。當世界上一切都成問題的時候，無用的，無所謂的文學不能再有地位；凡是有使用筆這種危險工具的人，危險尤甚的人，都要注意他們的作品的他人所起的作用。文人，果敢像文人，須完成一種社會的義務。就在這一點上，「近代雜誌」的宣言應首先牢記。這個宣言正與一般主張內應。我們跨進社會文學的紀元。

這種社會文學——其觀念曾激起個個勞貝爾而今日又必然產生者，他是什麼？

我不試述沙爾特爾的理論。他寫過文章以內容充實致不便為他作提要。他留給我的印象為：在智識的領域上首要的是難以綜合的精神代替分析的精神（沙爾特爾稱其本質的資產階級的性質）的嘗試。在產生於法國革命及古典與笛卡兒派的觀念的十九世紀人看來，在法條上同輩的一些人不管其地位如何都是平等的。只是個社會的分子，對於其他一切是固立的——大體中另一些小分子。在社會的一粒小分子。他是個個體，在原則上他是他的命運的主宰。但在此社會的力量面前他整個的被機械，法律上的主人，事實上的奴隸。然而如今的事實却是人為其團體，階層，國家所拘束，所保護。而且這團體，階層，國家並不單單將他們所領以組織成的一切元素排列起來，同時這些元素還彼此反應，交互感染以完成個個體的靈魂。新文學所應表現的這個團體的靈魂不正是與沙爾特爾（Jean Paul Sartre）的大同主義相連連的那個嗎？

不錯，但當沙爾特爾。羅曼諾夫作他的偉大小說，連續小說，「有志者」以實踐其主義時，他只完成了極其大的歷史使命，就最生動地說脫離團體而又構成過去社會的個體典型的個人（像他否認那資產階級的分析主義的代表人馬爾塞爾·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的，沙爾特爾應該也否認普魯斯特）。即尤復以來出版的一切重要書籍：路易·拿斯夫人（Lucy Nasse）所著的，專寫戰爭的連續小說「法蘭先生（Madame）」的「遊戲的脚色」，亞拉公（Arabo）的發

體小說……也都如此。

人們說：「法國，你要政治個人，」那末新文派，德國以此縱情法國文學嗎？

我不相信新文派可達到這一點，結果真如此，我又將遺憾。在過去使法國文學有對人類無比的貢獻的那只是對於人的境地無上日新的探索，這種探索只因為他在些有個性的人，因此為個體而非社會的個體，個體中使個體具體化始如此生動，永不過時。無疑的，為資產階級的分析精神所惑，我不能不想：對於我和我們都是的，那個個體，惟一不容磨滅的真實是個體，不管他如何深處於身其一部分且受其影響的社會團體中。我不相信有一個作家能要開這個觀念，除非法國與歐洲都趨向於保護。梵來理（Louis Veuillot）所刊恨道及的嚴嚴的大眾。

是的，作家的職業是社會的義務，這正使執行這種義務的人有全部責任，但其所關涉此是調和社會的殘害與個人的尊嚴和自由。沙爾特爾先生對這一點也同意。

他說：「完全被他的團體，錢金，工作的性質所限制，一直限制到他的情感及思想，這個人須要認清他的及他的夥伴的境地，對於這產者他給予個體性的自由的途徑或勝利，這全靠他是選中這環境或革命，而對於這選擇他是負責任的。毫無不選擇的自由；他是受拘束的，打斷是應付的，禁止也是選擇。然而用同一的運動去選擇他自己的命運，一切人的命運及他所處於人間的價值都是自由的。這樣的，在投與無產者一種意義上，身處常人與工人者可自擇。這恰是我們心目中的人：先人。全受拘束，又全自由。應該從擴大他的選擇的可能性上解放出來便是這種自由人。在某些境地，只能有一種選擇，其結果是「死」，但應該使人在任何環境中能選擇「生」。」

對於大眾，無疑的；這一切有點微妙，但也許，而且恰恰的由於當前的觀念的混淆，大眾對微妙不再有所畏懼。無論如何，我們保留着「近代雜誌」的宣言的真實的語句：「我們的雜誌所專心致志的是保障人權。」

這是個美好題目，但體是否如此新穎？法國文學正自行更新，然牠也繼續着它的路線。……（完）

（譯自法大使館文學科學藝術週刊一卷十五期）

丹麥婦女領袖貝格楚璞夫人

張雲譚

聯合國婦女地位小組委員會 (United Nations Sub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 主席。布棟爾·貝格楚璞夫人 (Bodil Bechthold)，是一個俄表端莊，身材魁梧，有著棕褐色的頭髮和眼睛，年青而有志促進全世界婦女福利的丹麥婦女領袖。現年四十三歲。於一九〇三年十一月十二日生於丹麥。因為她的母親是詩人，音樂家，藝術家，所以自小就有藝術方面的天賦知能。十四歲時，差不多就已決定專攻藝術，特別是繪畫。然而，某天，她偶然翻閱中國哲學家馮銘氏有關公民信仰的一本著述後，竟受著馮氏的哲學和觀念的莫大影響，改變了她畢生從事藝術研究的心願，而決定為丹麥人民，尤其為婦女同胞服務了。所以在她進哥本哈根 (Copenhagen) 大學時，就選習了科學和經濟，會於一九二九年得該校經濟碩士學位。在求學時代，她非常熱心學生活動，曾參加國際學生會，并獲得日內瓦研究的獎學金。

她於一九二九年和埃立克·貝格楚璞 (Erik Bechthold) 醫生結婚。一九三〇年任丹麥婦女會的副主席。那時她一方面撫育着三個孩子 (兩個是貝先生前妻所生，一個是她的親生的。) 另一方面仍繼續為丹麥的利益和婦女同胞的福利而努力工作。一九三八年 (這時她已與貝先生離婚兩年)，被任為聯合國日內瓦會議的丹麥代表，一年後又被派為兒童健康委員會的主席；并任電影檢查官。她不僅致力於美國不良影片的禁演，而且在戰時，還阻止了無數納粹影片的放映。一九四六年被選為第一次聯合國倫敦會議的代表。同年四月又至美國出席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且被選為該會主席。該會原是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的一個單位。在該會的說明書中，曾詳細指陳有關婦女在政治，社會，經濟各方面的機會和地位。貝格楚璞夫人亦在她被選出時發表談話謂：現在不僅是婦女參加世界活動的問題，而是如何使各國的婦女充分合作的問題。其後，該會的八個委員就很快地在貝格楚璞夫人領導之

下工作起來，於兩星期中擬就了一個聯合國有關婦女權益的永久機構的政策，計劃，及組織的詳細項目的文件。

她們認為民主是唯一能使婦女享受充分人權的社會制度，所以在該文件中，她們建議聯合國大會，經過調查和投票的決定後，組織一個婦女事務的執行機構，以使各國婦女在政治，公民，社會，經濟各權益上與男子一律平等，使婦女享受充分的教育，消除網妓，予婦女以離婚權。這文件作得非常繁複而詳盡。因為她們瞭解世界婦女的企求和希望。婦女以所遭受的壓迫和不平的事情，實在太多了，所以她們的文件也必須細羅詳盡。

但是人權委員會 (由羅斯福夫人及九個男委員組成) 認為她們的計劃過份狂烈，而評論不一。經濟和社會會議 (婦女地位委員會的文件須先通過該會始可提交大會) 更不管貝特楚璞夫人的堅強反對而將文件刪集成幾段綱目。然而原文仍因其正直和完整而被附錄在後面。

■ 女地位委員會工作的艱鉅及其計劃之遭受反對，貝特楚璞夫人原是意料到的。但她不僅不因此灰心，且更加自勵。同時她也很明瞭：婦女們實際生活的改善，也同樣重要地影響於她們計劃的成敗。

「提高婦女地位」。她曾經說：「自然是很好的，但世界上無數的婦女，生活在廚房，在設備簡陋，衣食不週的家裏，要她們找出時間來，熱心參加公共的或社會的生活，是不可能的。如果我們要使婦女參加世界的和她們自己的社會活動，我們不單要在公共的生活上，予她們與男子同樣的平等地位，而且使她們不虞匱乏，無所恐懼；爲了與世界上的男子共同合作而爭取地位。」

最後可以提起的，這位丹麥婦女會主席，電影檢查官，國際婦女會會員，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主席，布棟爾·貝特楚璞夫人，是從來不任虛銜名譽的職務的。至於她愛好的娛樂則是：划船，刺繡和從事園藝。一九四六，十一，於金陵。(譯自 Current Biographies)

究竟這世界是個什麼世界，所交遊的是怎樣的人呢？她想：「一個良好

的母親，她的任務是不該只顧於家庭的。」
於是她的小的克利夫人，她最親愛的兒子，走到她兒子的學校去，

自己介紹給老師們。不久，她幫助學校組織一個讀書會。後來她又

被選為明道小學教育會第一任女會員。她則利用看市內兒童的課餘生

活。她不論何時所看見的一切。
過了幾年，因為她是一個兒童裁判官。當時夫人已負盛名，

大家都認她是兒童裁判官中最出色的人。她的兒童工作，雖然她不曾正式學過

法律，也沒有經過教育。但法院特別請她來做兒童裁判官。到了現在，

愛茉莉帕司脫夫人小傳

勉修譯

她是愛茉莉帕司脫的夫人，美國人差不多都知道她。自從二十年前

她出版了一本關於兒童問題的書，名叫「社交與兒童」之後，愛茉莉

帕司脫夫人（Miss Mary Parsons）幾乎就成了社交問題的代名詞了。而她的書

也出版了六十五次。一年至少都要銷到三萬多本（一本值美

金四元）呢？
帕司脫夫人則已有七十三歲。可是還很活潑。身長五尺八吋不

胖不瘦的，身體和四肢都非常勻，頭髮的顏色非常黑，頭髮黑漆皮舞鞋，

現在帕司脫夫人已是兒孫繞膝的老祖母了（拍攝自一九四六年十

心裏是沒有絲毫的。

古城報業鳥瞰

師崗

北平復員後的新聞事業，有如春寒石罅中的小草，生機是有的，可是小健壯，十月來在這自由的氣氛裏成長或夭折的難也說不清楚究竟有多少，就連政府主管新聞事業的負責當局也拿不出一個確實可靠的統計數字來。原因就是抗戰勝利後華北局勢還沒有安定，各方面都還不很就緒，新聞界也是一樣，除了部份由後方遷來的職業報人與在敵偽壓迫下受難八年後再度出山的少數老戰士在本位上發揚創造外，其間也添雜不少文化界客散上一頂「無冕帝王」的假面具，希圖以辦報作陞官發財的墊腳石，那管他從前就是要槍桿出生，他也要利用他底力量——槍桿「起收」——兩家敵性工廠，在繁華的鬧市場中，揀幾幢富麗堂皇的圓樓大廈，掛上一塊油漆招牌，掏出三五萬元聘幾位「萬能牌」的記者招一班技工，買一份中央稿紙，他就可以出一份報而在頭上表示他是「無冕之王」那怕銷路儘管不好，他可藉口是在「縮緊發行」，經費不足他可用「董事」，到部隊里或機關上去免糧免米，或者索性到×長官面前打上一百萬兩百萬的長期借條，次數多了不方便就多拉一點外貨換幾個工本費來貼補貼補，所以他們的報紙有的就是標準活葉文選，你道這樣報紙怎能擠出茁壯的新苗？所以目前激起了一道清血的洪波，產生了北平新聞界的「七七事變」——這是當局賢明的措施，消息傳出沒有不顫首稱慶的，可是平時外界對北平新聞界并不注意，偏少報導，在這新聞自由高唱入雲之際，我想我來介紹古城新聞界，給讀者一點資料不是白費吧！

北平現在還在繼續發行的報紙有十三家：

華北日報是隸屬中宣部代表本黨的唯一大報，也是北平戰前的一家老報，社務就是勝利後代表政府首先到華北經理平津敵偽文化宣傳和接收事宜的張特派員（明休）在主持，所以資產特別豐裕，員工生活也特別優裕，可是出版的報紙并不如我們理想那麼神氣，也不及上層報紙那麼有生趣，不過它的編輯印刷在這裏還是佔一指所以廣

告還是比任何一家發達。只是發行太慢，讀者對它總有纏綿來遲之感。

世界日報却還不錯，它的篇幅雖較小，版面不似華北日報那麼老練，「人民公論」最受讀者歡迎，社論貨色也不錯，專電特別也不少，只是沒有副刊，聽說一般青年朋友很少看它。

新生報是北平勝利後最早發行對開版的一家大報，是東北保安司令部在此主辦的機關報，東北消息特別靈通，在這大難之後，舉世望治之時，一般讀者都很關心東北的時候，這位小弟弟却出了不少的風頭。

益世報是天主教喉舌。北平版資金比較充裕，社址馬在天神士漢頭也很足，勝利後他是隨十一戰區長官部前進指揮所人員首批到平的，所以他現在已經佈署得很有條理，編輯部很講究，可惜「語林」已今非昔比了，這也許就是他生意欠佳的主因吧！

北平新報也是戰前北平的一家舊報，事變後被日本人搶光了，這次寶塔思回來費盡九牛二虎之力請准得日本人的隆文印刷所接收來贖償，可是後來又為×中將武裝接收，弄得寶塔思幾乎要瘋，幸得上月由南京來了一位「潘東客」改歸，才落得有條件接收成用，從前招商承印，版面很不好看，現在自由有了本錢，印刷是比從前清楚，可是辦事的人祇有四個，連編帶訪，事實上忙不過來有甚麼辦法呢！

北平時報讀者也許會想到兩日前打入監獄的那位頭號文化漢奸管翼賢的「實報」，其實這兩報人事上毫無關係，只是「本錢」差不多全是那一套，不過精神上有所革新就是了。這報是市政府主辦的，編排大體也不錯，篇幅與北平新報一般大（四開）七五號字排成版很好看，只是油墨不好，字跡模糊，所以讀者并不多。

新民報北平版日刊是現有報紙中發行最晚的一家，由名小說家張恨水先生在主持，作風與重慶新民晚報差不多，馬彥祥主編的「天岳

「和張先生自己主編的『北海』他們都肯說話，也愛罵人，他們外動的新聞界很開放，尤其是桃色新聞總是描寫的活龍活現，他們的標題也特別生動，有時甚至不惜誇張得文不對題，目前的『抗戰夫人』、『淪陷夫人』和週刊的『新新泰揚菜』他們都有極大的誘惑性，據觀察家稱在這月內該報新訂戶，絕不在三萬戶之上。

道報是閻錫山將軍所辦的，對國內外要聞特別重視，沒有固定名稱的副刊，版面非常嚴肅，辦小報能做到這樣真是難能可貴。不過明明一個天真爛漫的小天使板起面孔，却又使人看不順眼。

紀事報是影劇界朋友們經營的，篇幅與新民報出秀之風，不過特點還不及新民報多，銷路還不及新民報好，由此足見這年頭讀者並沒有恢復常態，還在低吟哀鳴苦惱，他們還在繼續不斷的尋覓性的刺激，這是一幅如何可怕的陰影啊！

世界晚報是北平獨一無二的晚報，所以它篇幅儘管小得可憐，但他的讀者還不比有幾大報少，社務仍舊是世界日報社長成舍我在主持，紙排也很老練，只是題多文少，因此版面難免表現得太零亂。

英文時事日報是北平唯一英文報，紙與華北報是姊妹報，辦得很有成績，因盟邦旅平人士多讀報華語，所以訂閱的人并不多，十月來總是賠本，幸好華北日報還賺錢，正負相銷還差強維持。

其次還有軍委會政治部主辦的幾家服務性的軍中報——大同新聞部除版十六軍播滿報等部是日刊，紙排都很精緻，只是沒有對外發行。

至於已出刊面在『七七事變』中還漫的計有建國日報，國民公報日晚刊，新中國報，解放報，民強報，大同報等加上通訊社雜誌社會計七十七家，這批日報裏面除建國日報報導農村消息比較詳盡解放報慣愛造謠以外，其他的也很平凡，他們在出報時一律的賠本，停刊後還無形中捲去一部份物資消耗，尤其是新中國報與建國日報等接收敵國物資白手開業的報紙，報紙的營業擴充，也還難得掙取一筆意外之財。

解放報是中共在北平出版的機關報，最初是三日刊，後來進步到間日刊，上次國慶記手續未符，與七十七家同時停刊後，它與北平新

華分社聯名發表告全國同胞與國聯書說政府并購及大同新聞社，經大同社提出抗議，說它有惡意誹謗之嫌，要求賠償名譽損失，結果他們又聯名給大同社寫了一封道歉書函之後，全體就逃之夭夭。

民強報是一家民營報紙，日前因內部人事問題鬧得烏煙瘴氣，後經多方調解才改組復刊，那知復刊不幾天又遇『七七事變』該報真有感觸不單行之嘆。

光華日報民新報設備都不錯，大同民報比較簡陋，劉瑞章的國民日報他們雖然都沒有登記准，但還在繼續活動。

將出版的雜誌也有數家，以大同新聞地方版，經世日報，北平晚報等消息最確鑿。

大同新聞是軍委會派屬第十一戰區長官部的一個軍報，相當一個陣中日報，部隊出版已很久，副刊短小精悍，聽說發行額甚高，并且全是贈閱，資本相當雄厚，該報也奉令接收有所敵性工廠，但『接收』者還沒有遵令移交。

經世日報是北平行營主辦的，現在是世界日報總經理常用駐社籌備，他們態度極穩重，前七次現在還在籌備陣容，如此慎重的工作態度真值得一般報人學習。

北平晚報是戰前就有的一家晚報，印刷器材才由中宣部平津特派員手討回來不久，現在正在整頓。

北方日報是民國十四年的一老報，原定七月中復刊，但現在還在物色工具，看樣子就是在八月中也絕對出不了報。

在東四南大街上有兩家新辦的門面：一家是名叫『大華報』一家名叫『大道報北平分社』還不會開過一次門，只有後者門首已掛上了另一塊『利民股份有限公司』的招牌，所以有朋友估定這家報館是會『轉生』的。北平人語，自由報……這些都似乎另有企圖，所以記者也用不多話，要是以後有功夫，我還願得北平的通訊社和雜誌作一次比較詳細的介紹。

六月廿五日

寄自北平東城

產婦的福音——無痛接生新法

金仙

生育是婦女界一件很痛苦的事。一般人認爲不可避免，但在科學進步的今日，果能良法發明，四五千年前英國已經發明一種良法，產婦法在臨產痛苦的時候，除上述痛苦外，祇因手續繁雜，常有危險，不能普遍應用。又等近年之研究，乃有最新除痛法的完成，祇需一次注射，即可免除全部痛苦，而手續簡便，任何醫生均能爲之，此法應用之範圍，不可以不向未來的母親們推廣。

在百納說明新法以前，且把過去有關接生的研究史簡略說之。代至十九世紀中葉，生育的痛苦在西方各國也是被認爲不可避免的。但英國女聖德多利亞皇妃不以爲然。在她生兩度兒公主時，既要求醫生給以藥用之藥。

當時的藥用是古方的，但也有缺乏。由於某種原因所以然。原因，它有時適合使受之者不能應付本至於死，而此種接生者且往往是最年青最經驗的產婦，所以此藥不合用，還得尋求更好的藥劑。

三十年前，德國的研究者自以爲得了最後的答案。即將嗎啡（Morphine）合用。這兩種藥劑皆止痛，後者試去對於明事的記憶力，合用之下產婦久於昏睡狀態，本來很好，但對嬰兒卻有壞壞的影響。因爲受了嗎啡之毒的嬰兒也睡熟了，醫生在很難將他弄醒過來及作那第一次作啼哭的深呼吸。因此，他的肺細胞就會因短期缺乏之氧氣而衰退，以致影響後來的智力發展。

次一可注意的無痛生育法便是上述的尼德摩爾法。是一九四二—四三出的，人的尾端位於脊柱的底部，乃是一個骨質的小室，子宮中的神經都要經過這個小室才和脊柱中的神經聯繫的。那末，爲什麼不用一種能使這裏的神經失去作用呢？牙醫在拔牙以前用麻藥（Novocain）來麻痺牙神經，其法正可仿效。

於是此法的發明人便用一種與（Novocain）爲同族的麻藥（Meperin），將一枚很長的針頭，注射入尾端中。這樣一來，產婦們有的真就

有半睡半醒，而生下來的嬰兒也健康強壯。可是此法仍有缺點。人的尾端很細，所以，導最有經驗的醫生有時也很費事，於是時得不巧，把藥劑入一條血管，那就一定要使產婦發痛的。再則在分娩時，注射針頭得留在肉中不可即時取出，以便這時間，產婦常會發生血針痛事。

最後，插針的地方越深越不適，故常有感染病菌的危險。就因爲這有許多缺點，所以尼德摩爾法十分罕用。採用此法的醫生得時刻注意，假使產時很久的話，就得留產婦身邊二三十小時之久，因此，這種法，同良法，就只限由城市各大醫院用手術高強的產科醫生使用，而產婦不能普及推行到鄉間去，可見人們還需要一種更安全，更容易進行的新法。

有思想有熱心的產科醫生於是只口開心，他滿清是好玩的，有那一位醫士果生會找不到清楚？清楚就是脊骨針頭而形充補了脊骨的空處人的脊柱神經經過其中。每一位醫士將生爲了診斷腰炎，梅毒，嬰兒癱瘓症等要向其中心抽取脊骨以備檢驗的。

就在脊骨神經抽之末，發開了一部馬尼尼，生育時的痛楚，便由這馬尼尼神經抽之。所以研究者便又推想假使能向脊骨的這部份注射些麻藥又如何呢。

這個推想當然並不待得出奇。外科醫生施行腹部手術時，已經使用脊柱麻藥多年了。

不過這只與身體的一小塊區域發生麻痺現象，所以產婦得一直走向分娩地，而且就在那用停下來。這種常用什麼麻藥呢？按理，這里合用的麻藥應當比脊骨重，才能像溫度計中的水銀柱一般在當日表裏就沈於柱的底部。

還有一種固然是通用的脊骨麻藥，多數都是作用時間甚長的。例如（Zocaine）有效時間僅一小時，對於接生幾乎毫無價值。不過有一

種是作用很久的——可以維持到六小時。但是 Zn^{2+} 和 Ca^{2+} ，乃是於一年前瑞士國所發現的，卻因它的力量要比 Zn^{2+} 和 Ca^{2+} 強到一二千倍，許多醫生都怕用它。怕它會使骨質上升，使受之者的呼吸器官陷於窒礙因而致死。又怕它會使血壓降落極危險的低度，引起震動而致死。不是怕，這許多都是曾經經過的。

但在傳研究的人，疑那有辦法的，研究清楚。如果能使此物比介
結重，便不致移伴重而上升了，固如加入一些黏相素，它不就重起來
了麼？至於血壓降低的危險，假使用量減少也可化除，而在事實上，
要除掉人體上生有部份的結重，所附藥量也是非常之少。

蘇科醫生遇困難時，進行手術時，就常使用這種局部麻醉法。用藥
這很大哩，都沒發生危險，則可知一卡更安全了。

這樣例成功的新的局部療法，被命名爲「鞍區麻痺術」。因爲它要麻痺的這一部分，正是接骨時如馬鞍接觸的部分。此法先以用於外科病人，收效頗佳。凡接骨有刀要開創力的病人，能用此法以後，都能安全止痛，且無損手術之全身麻痺法。後來才又用以接生，此法是這樣的：產婦的受陣痛時，每隔四分鐘注射一次這種加了能鎮痛的Zinc Chloride。但在萬事之先要向嬰的背部一小塊皮膚下面注射。

新瓶因爲較小偉大，故用量減少，只要二錢就够了。比起老法這靈法的初次用藥量來，減少三十倍了。

注射之後，患者筆直坐起三十秒鐘，隨即下沉到骨底部，然後躺下。在二到五分鐘期間，骨全無痛楚了，經過十到十五分鐘以後，藥便一周定化，那就是說，骨不復需要補骨針的上品去引導了。

上述的用量對於這些病有效，對於運動熱則無功，因此，只有鎮痛作用而無常生育所出的肌肉收縮作用因而停止。

第一次實用法律的醫生，得到了滿以自得的結果。他確實的產婦精神愉快了，那能在臨盆之際和醫師合作。生下胎兒也一樣的好。不必拍涼水，不必用氧氣，都能自動呼吸。

據區麻濟兩年來經過英美各國多次臨床實驗之後，已經證明是

種得未分有的優良後生術了。但在旅行介往北時，多少總要正妻，站熱練，而且產婦在施行此術時，還得時時由醫生看守。所以說，今日爲止，它還只能在醫院中施用。法利醫師被請到家庭去接生時，要施用此法，還覺不大方便。

所以歐洲藥學術還不能算是過於熱心救生的以後答案。理想存乎
乃是一種可由醫師開方交給產婦王座前自行內服的方法。換言之，這
種藥劑在服用時應當非常安全，不需要任何監督和看守。較低廉廉而
當然還做不到這一點，不過比起以前一切接生手術來，它已算得最長
近於這個理想了。

巴爾琪女士

本刊資料室

一、本段由西至东的顺序

一九四六年，貝爾與平克萊爾因不滿巴德與卡普蘭（Prof. Emily C. Kaplan）是美國監獄人，今年七月廿九日，她對於社會工作會及相關的調解一八九六年於原由這方面影響投訴清學社社會學。同時致力於世界和平會議，因為她對世界和平運動，有著強烈的興趣與堅定的信念。

一九二八年，因為他對非歐主義及經濟問題的直接無畏的校方所不容，以致他是二十二年的老留校，仍終遭遣返。

離開該學院後，巴爾根女士即竭盡心力，立志服務地籍測量事業而努力。在離歐亞國際大學盟的以青年，在凡物獲有，曾提出和平建設案，并得美故政府獎賞。試則其志願的所可。在巴爾根女士間的鄰里時期，她常撰文件，以出而，其步的持久如下的計劃，當一九三四年間，巴爾根女士，願是達到其目的。巴爾根女士支持，迎的工作，是十八個月之久。

在去年十一月十四日她得到得獎的通告，當時在座者頗感驚力的，家府既寒。却得她支取學費，止日免煩擾。她說：「我對得獎真是又驚又喜，這實在非一日上的榮譽，我的朋友们請獎金已起多時了。」

蠟 翅

綠 漪

圖丹勒司自從和兒子伊卡拉司到了克來特，蒙國王彌路百般優待。這位雅與巧匠發揮他當古鑽今的天才，替國王造了座迷宮，將那宮裏，無人可以制服的平頭怪囚在裏面，從此代克來特除了一害；又替國王造了無數件巧妙的工藝品，建了多座壯麗堂皇的宮室。但是有天才的人總容易流於驕傲，居高位的人又不免近於忌刻。那位雅與巧匠與他的東道主人彌路因了些小事，意見齟齬，後來竟成了很深的仇隙。

國王將他父子關在一所古堡裏，四圍都是碧波滔天的大海，對他們說：除非你們變成了有翅膀的鳥兒，否則永世莫想離開這孤島。孤島漫長而單調的歲月，把人厭倦死了。一天，父子坐在海岸邊釣魚消遣，忽見空中有幾隻海鳥在那裏迴旋，海面又有一隻小艇，左右張開兩片三角布帆，鼓着滿滿的風，破浪而行，竟能與空中海鳥比速。

「爸爸，你看那隻船在水面飛駛着，不也像隻鳥兒嗎？你瞧，那一隻張得大大的白翅膀！」

孩子的話，給了父親一種啓示，同時他又想起彌路王對他說的話來。人是不會變成鳥兒的，但人又何嘗不可以製造會飛的翅膀。

於是，這位雅與巧匠開始準備。他父子二人成天到海邊撿些鳥和鷹的糞，搜集了無數長短不同的落羽。他們又從野蜂巢中採了許多蜜，融化後做成了翅膀的胎子，將鳥羽順着次序一根根插在上頭。這樣忙了幾天，居然造成了兩對美麗可觀的人工翅膀。一對大的父親自己用，一對小些的給兒子用。

到了動身的那一天，父親將那對小些的翅膀，安在兒子的背脊上，用一個膠粘得牢牢的然後自己也帶上一副。他叮囑他的兒子道：

「兒子，你跟着我飛，時刻注意我的方向。不要飛得太低，怕海水沾濕你，也不要飛得太高，怕太陽的熱力，會融化你背上的膠。」

圖丹勒司雖是二三千年的希臘人，但他也是一個有學問有經驗的工程師，所以也懂得滑翔之理。他帶着兒子飛上海邊一座共高百尺，陡峭壁立的石峯，先將身子退後，然後曳開向前跑了幾步，將眼望下一跳，身體先一沈，隨即飄飄揚揚地起在空中，像兩具人形風箏，乘風飛離孤島了。

年青的伊卡拉司，一片熱情，腦筋裏又充滿了種種幻想，他是熱聞阿坡羅的兒子費愛松到日宮謁見他父親和駕駛日車故事的。那費愛松駕着日車不慌，撞了滔天大禍，被天帝宙士的雷矢打擊死了。但他究竟見過日宮和天庭的光景，死了也值得呀。

伊卡拉司渴慕的是「光明」「熱力」和那天空海闊，任意飛翔的「自由」。他夢想有一天能够像費愛松走進阿坡羅的宮庭。看見阿坡羅頭戴鑽冕，身穿紫袍，坐在鑲金剛鑽琢成的寶座上。身傍圍繞着許多侍從：如「一年」「一月」「一夜」「一時刻」等等。阿坡羅渾身上下放射着璀璨奪目的七色奇光，不必說了。單是他頭上那頂冠冕所發出的光華，就宛然一輪正午太陽，教人莫能正視。

阿坡羅每天駕着日車，是大神浮爾坎親手鑄造給他長兄的禮物。車身是黃金的，車輪也是，軸和轂則是銀的。車座的裝飾，極其華美：一排排青色橄欖玉，累累色黃玉，烈火似的寶石，奔波似的翡翠，色彩調和地鑲嵌着；又加以鑲嵌領下的明珠，酒神文雅的眼睛，和無數像卵大的金剛鑽。全車光彩之奔騰，又是一輪正午太陽。拉車的是四匹高頭大馬，金蹄銀鬃，天矯如龍，它們胸中盡是烈火，口鼻中噴出的氣，也是一閃一閃的火球。

若能駕着這輛車兒在天空巡遊一周，則更有趣之至了。那些「黎明」原恭恭敬敬，等待在天門兩旁，見你駕車出發，就扯開深青色鑲滿繁星的天空，打開東方絳紅色的一道天門。門外一條大路，鋪滿了深紅淺紫的玫瑰花。你就駕着車從這些無窮無盡的玫瑰花上直飛

過去，使那些破碎花瓣，帶着洋蔥的清芬，落下大地，成了一陣潔淨的花雨——這就是人間之所謂「落英繽紛」的一景光。

不但地球地獄的魔鬼多，天庭的怪物也不在少數哩。過完了玫瑰大路，頂頭兒遇着是金牛宮。一條碩大無比的牛，躺在那裏，簡直是座摩天峻嶺，日車須從牛角穿過，彎彎曲曲，愈繞愈地愈險，繞出來要費好大的事。其次是人馬宮，那半人半馬的妖物，張弓布矢對着，你要閃避得快，否則他一箭準在你身上開個透明窟窿。獅子宮的主人，也舞爪張牙，在大道上伺候着，恨不得連人帶馬，將你一把抓過來，撕碎了吞下肚子。巨蟹的雙鉗已是十分可怕了，大蝦則尤使人亡魂失魄。它高高昂起那一對蟹爪，在黃道底下兩道括弧。後面是巴爾起在空中，毒的兒動一動，世界便會毀滅。這些都是你行間的障礙，但你却不必怕它。冒險是生命的意義，青年又是勇氣的化身。太安全的生命是無色彩的，令人煩厭的。我們要用我們的機敏，果敢，大無畏精神，百折不回的志氣，同人生道路上的險阻奮鬥，而一程一程地前進。瞧吧，前面是永恆的永恆，無窮的無窮！

伊卡拉司一邊飛翔，一邊想着這些。他想現在就飛到日宮，謁見

阿波羅，討他日車駕取一次，有何不可？他想到入了迷，忘記了他父親的囑咐，只拚命向太陽飛去。他背脊上那用以聯繫翅膀的軀塊，受太陽熱力的灼射，開始融化，而一滴一滴流下來。伊卡拉司不管，仍然一味向上飛，飛。最後那些軀塊化得差不多完了，翅膀的胎子也開始溶解了。沒有東西可以支持他身體的重量，他便從空中直墜下大海來。

亞丹勒司聽見背後慘呼聲，回頭一望，只見他兒子自雲端裏一頭一頭向下墜。最後速度加快，一支箭似的直射入海水中。除了海面上飄着一隻大鰐翅以外，什麼也不見了。

人們爲了紀念伊卡拉司，從此就喚他所墜之處的海爲伊卡拉司海。附近的一座島，就喚作伊卡拉司島。

阿波羅聞知這事，從海裏取出伊卡拉司的屍身，使他復活，把他變成了太陽裏的一隻金鳥。說道：

「這孩子的力量雖然薄弱，他追求光熱和自由的志向却是可欽佩的。現在我就如了他的願，使他永沐浴在我的光熱裏！」

若鳴弦。

(四)

登山徑，八載絕人行，荒草野藤迷古道，穿林游侶圖叢荊，增憶戰時情。

(五)

五峯秀，氣象萬千嬌。嶺上飛雲隨袖舞，湖中曉日望山朝，長嘯貫蒼蒼。

卜算子 枯嶺秋夜

山色晚凄迷，淡霧籠秋月，松影蕭疎滿畫牕，露重蟬聲歇。雁唳催歸客，夢醒鄉思結，寂倚朱欄數遠星，何處清輝闕？

憶江南 匡廬雜咏

陳逸雲 於牯嶺

(一)

匡廬好，曉日浴潮烟，遠嶺飛雲迷翠谷，近峯盤霧繞松巖，獨立意悠然。

(二)

心澹泊，閒盡嶺松香，聽雨聽雷傳宿鳥，輕裘輕裘笑羅裳，誰可共清涼。

(三)

匡廬好，陡壁疊三泉，翠石懸波飛絮雪，飄去飛來落珠圓，靜聽

八年記

陸勉餘

第三章 入川

夏英天天等船，越等越心焦，長江的船不斷的上駛，可是大都山漢口起航時就載滿了，經過C城根本就不停岸，眼巴巴望着它們煙拉笛，突突地衝着平靜的江水往前移動，真恨不得背下插翅飛上前去。

一天從重慶方面回來時，房門天角沒有黑，放下手裏睡著的小孩，拉起床上的毛毯，抖開一個角，蓋了小孩。小孩在夢中啼哭小嘴，作着無聲的笑，這個可愛的笑，使得滿臉煩悶的小母親閉起眼。她俯下身子，跪着輕輕地在孩子閉成一條弧形細縫的眼上吻了又吻。孩子似乎有點覺得，動了一動往上伸着的小手，母親立即過制住自己的感情停止不吻。漸漸雙眼，痴痴看着孩子的臉，看他一忽兒咧嘴像笑，一忽兒皺鼻又像在哭，越看越有趣，就像鑑賞一件名貴的藝術品一樣從心裏透著高興。不知耗了有多久，有人推門進來。她知完成她的鑑賞，車轉身來接飯。隨着招華也進來了，一臉的不高興，只喊了一聲「嫂嫂！」就一屁股坐下望着飯菜發呆。夏英望了她一望，覺得異樣却不說什麼。輕輕裝上兩碗飯放好筷子，一邊端起飯碗一邊對她道：「吃飯吧！」

招華一聲不響，端起碗就扒飯，悶着臉連

吃三碗，吃完放下筷子便跑到地舖旁邊一個身下。夏英嚼着飯，不住的用眼瞋她忍不住問：

「怎麼咧你？」

「不怎麼。」招華翻了一個身，不耐煩的口氣。

夏英吃完飯慢慢收拾碗筷弄弄那，等弄完天已經完全黑了。且不去開燈，輕輕坐到招華身旁撫着招華的肩背：

「吃了就睡，要消化不開的呢。起來！咱們說個話兒。」

「我不。」招華把脚一蹬鼓着腮兒。

「喂你！倒不起來不起來！不起來我可要叫支黨了呢！」夏英攪起個指兒笑着往招華膝下呵癢。手還沒有下去，招華便已笑做一團。雙臂抱得緊緊地雙腳在床上亂踢。

「嫂嫂！嫂嫂！」

「你起不起來？」

「……………」

「你起不起來？」

「你不許動……………」招華笑着喘着，慢慢爬了起來。姑嫂兩個在黑暗中說了一陣話，招華精神起來，不覺又恢復了高高興興的故態，忽然嘆了一口氣道：

「嫂嫂，我真氣死了……………」

「啊！」夏英側身精神注意。她聽得小

姑必定有一肚子的牢騷要傾瀉。

「就是那個姓伍的，人家說他是C城駐防軍的政工人員那個人。他把我氣死了。」

「……………」

「今天下午我在開刀房指紗布，劉來約我出去玩。她說要給我介紹一個清華大學的學生作朋友，我想清華大學的學生一定功課很好，和他混熟了，或許會教給我算學。所以我就答應了。三點半鐘沒到，劉就同一幫人來拉我出去玩，那個姓伍的也在裏面。我和他打招呼。劉就說：「啊呀！你們還用不用我介紹呀！」怪眉怪眼的樣子。我心裏就不願意了，他們拉了我就走，一出去就拿我開玩笑，說許多不好聽的話。那個姓伍的還送了。人家越開玩笑，他就越得意總是挨着我。我越躲，他越挨得緊。人家就越好笑，我一直忍氣他竟不懂得，一點不識相，買了一堆小橘子花生米請客。特別拿了一個小橘子給我吃，惹得大家又是一陣大笑，我不接他就死命塞，我把手甩開。他還不覺悟。劉叫他割了給我吃，他就真的把皮割了，自己啃了一瓣，把其餘的硬塞在我手裏說：「很甜的，你嚐嚐。」另外不知是誰就在旁邊接下話說：「當然囉，甜心割的還能不甜麼？嫂嫂！你聽這是什麼話？他們把我當什麼人看待了，我真是氣死了。我接過橘子一甩甩出去多遠，我就獨自跑回來了。」

「你就一頭扎在舖上睡覺？」

「嘿，」招華天真地笑了。

「屋裏有人麼？」

「誰？」招華站起開電燈。

「是我」，送飯的召護兵推門進來，一邊收拾菜碗飯碟，一邊搭話，「你們不開燈，我還以為你們不在家呢！」又笑着對招華道，「黃小姐！門口信箱上有你們一封信快去拿！」

「那裏來的？」夏英問。

「俺不知道」召護兵托着吃剩下的菜飯走了，留下一個拙笨的微笑。跟着他的腳步招華也走了，不上吸半支烟的功夫她又笑着舉着一封信回來了。

「嫂嫂！好消息！」

「誰來的！」

「你猜！」

「是你二哥？」

「才不是呢！……啊，消息真好。你一定喜歡聽！」

「信上講些什麼？」

「你猜！」

「小鬼！別搞亂，快講吧！」夏英急得不耐煩起來。

「劉正說，後天有船。」

「啊！」夏英立刻放下正在折疊的原有舊地搶過信去讀，信上說：

「黃太太：後天上午八點民生公司有隻船上駛大部分的艙位都給兒童保育會包了，裏面有我們的一個親戚，我們已經託了她，算你們是她的家屬請準備行李。後天我們來送你們上船。」

給，日安

劉正 全上
黃英才

第二天招華正式向院長表示了要走的意見，院長很爲惋惜，說了一些客氣話，勉勵了她一陣送她出門。招華又去處務課要了鑰匙。知道了那些平常熟識的同事。衆人排排擠擠擠集了一筆錢在外面小飯館叫了幾個菜一瓶酒，死拉活拉的把招華拉去吃飯。席間又拚命敬酒。招華禁不住大衆相勸，不免多喝了幾杯，先還是臉紅身熱，漸漸脚下虛飄起來，頭重脚輕的坐不穩，一味哈哈狂笑。夏英瞧着不對，心裏暗暗着急，不等席終便立起身來告辭，衆人堅留不住，只得下席相送，夏英一手抱着小孩，一手扶着招華，順着走廊慢慢地走。初時還有同席衆人在後相送，走到半路。主人們都陸續回去吃那未盡之餐，昏暗的燈光下只有姑嫂兩人一個一個在懷裏熟睡的小孩。過了一個院落又是一個院落，夏英只覺得黑森森地可怕，而招華呢，却覺得冷冷清清地難過，剛從盛筵上退下來，便落入這般冷落境界心裏特別不痛快。夜間的穿堂風如剪刀般峭厲吹在微酒力漲開的毛孔上，肌膚就像割裂般疼痛，胸口也愈益難難過，忍了一陣畢竟忍不住。哇的一聲哭了出來：

「嫂嫂！我心裏痛。」

「別哭！小心給人家聽去笑話」夏英輕輕勸阻。招華果然嚥住了哭。勉強走到小院不及進屋便在門外吐了一地。夏英連忙進屋放下孩子便搶出來把她架進屋扶她睡下。她却好，倒下便睡熟了，夏英東收拾一下，西收拾一下，

摸摸索索地得幾聲叫聲。次日天剛亮她就醒了。召護兵還在熟睡，也不去喊她，只是自己一個人弄。等一切弄停當了時，纔喚醒招華，和她兩人把鑰匙該還醫院的還了。該帶走的捆了。可憐大小三口的行李，只有一隻小箱蓋着兩個小小的包袱。不到七點劉正和他的朋友黃英才果然來了，大夥圍孔小姐劉小姐等也來相送。大家一同向大門走去，一路上看見的人都來加入，有的是同事，有的是召護兵工役等，出大門時一羣人已加到二十幾個了。一個個笑着前面的喊再見，祝一路順風。熱熱鬧鬧的離開了醫院。還奔輪船碼頭。等了一陣纔見那隻輪船泊在江心。連忙雇舢舨趕上船去，只見船上的人爭着往大船上挂扶梯，大船上的水手拼命地用竹竿打，不許他們上來，劉正看情形不好立刻喚船夫把船繞到大船背後，那裏的底船門剛巧開着，把梯子一搭馬上爬了上去，還轉身伸手去拉招華。招華却不等他拉已經爬了上來，正巧夏英還上小孩，他便馬上接過去來與招華。隨即去拖夏英，夏英立在起伏不定的船邊嚇得腿軟，又不願劉正扶，只雙手把着梯子發呆，這時大船上已經有人發覺這事在偷上，遠遠地在喊「不准上來」。劉正一發急也不管她願意不願意，彎下腰便拖她的肩膀。黃英才尤其粗魯，他見夏英爬不上，便在後面狠命托了一下，就這麼一提一托，夏英方始上了大船。隨後行李也上了船，劉黃二人提了行李，引着招華站穩找位置。一直找到頂上層，一瞧都有人攔阻。有一個三十來歲的姑嫂顯得非常

因，活就像瀑布般滴個不停，劉正也不和她多話，只把保育會發給的家屬證明書亮給她看。那姑娘一看，馬上轉變態度，笑嘻嘻地說道：

「啊呀！原來是陶先生的令孫令孫呀，陶先生我很熟，她沒有上船，會臨時發生事情把她留下了。她托過我的，啊呀！我一直在找，我說怎麼沒有看見呢。啊呀！真了不得，幾乎錯過，你們可憐來晚了，要昨天半夜裏上船就好，現在船位都給不相干的人佔滿了。要來上船頭上去找找看，唉，真是！只好委屈點了，……」

一邊囑咐着，一邊幫他找地方。

劉正和黃英才幫着劉華姑嫂在船頭佔了一席地，向茶房租了一張帆布床，放下行李，便作別下船去了。那姑娘咳嗽了一陣，通連姓名也走了。這裏劉華姑嫂展開鋪蓋，順了順地方，坐下來休息，舉目望去只見數不清的人頭滾滾來去。船面上擠得一塌胡塗。不一會兒輪船開着慢車往上駛了。小船上兀自還有人強擠上來。大船上水手不斷的大聲吆喝，用竿子攔小船上的人，小船上的人也在嚷嚷，簡直吵成一片，這時人羣中忽挺出了幾個服裝齊整的乘客，大聲發表意見：

「不能讓他們上來！已經超過了載重量，他們不要命，打就是了，打他們下去！」

「叫船長開快車，儘快開些什麼？等下太緊要出來敵機就要來炸，開船長保不保我們的「險」？」

「混蛋！問他究竟要賣多少票，故意放人上來麼！」

於是有的跑到船舷上去發號施令。有的筆直向船主房開衝去，擠得緊緊的船面被他們這一陣衝撞，鬧得大哭小叫。夏英只緊緊的抱着自己的小孩，下巴頰兒貼着孩子的頭，全神注意着小孩的安全，劉華却東張西望，一心看熱鬧，在她前面不遠是一隻救生艇，艇下坐着一家人。其中有一個老太太年紀約摸六十左右，瘦瘦的手捻着一串念珠，嘴唇不住的哆嗦。怕人擠，將身子儘量縮完全縮在艇下，看見劉華便向她一笑，劉華也笑了一笑，這樣便算是介紹過了，老太太笑着問道：

「這些人吵些什麼？」

「不許小船上的上這船。」

「啊！誰不想過命，不許？爲什麼？啊！真是……作孽呀。」

「說是船吃不住呢。」

「啊！大約船在乎多個把人麼？命中注定要死。一個人獨坐一隻船也保不住呵。」

「……」劉華不曉得該答什麼話便叮嚀她不停。

「啊！真是想數啊，從前長毛造反的時候也沒有死這些人。那時時候結起隊來，走走歇歇就算運氣壞遇見強盜也不一定會傷人。只要長毛兵還沒有到，逃離一點也不怕，那裏像現在……一下怕炸彈，一下怕毒氣的。一死就論千論萬的。啊！這一次就是……真是……唉！只怕世界上的惡人實在太多了，天老爺要救他們吧？」老太太繼續咕嚕咕嚕地發表她的高見。劉華聽得有趣，不覺展開雙臂對她微笑，聚精會神的來聽她說「長毛造反」。誰知她講道一

段就不講了。手指捻着念珠，喃喃念起經咒來了。聽了半天只聽見「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南無……南無……」心裏微微失望，立起身打了個轉，又往別處望去，只見輪船已經開得很慢。小船散在老遠的江面，噴霧早已消失在船頭衝起的水霧中。陰陰的天四下裏雲沉沉。太陽並沒有出來，而且也沒有出來的樣子，人們像吃了定心丸似的，互相祝賀着各人的好運氣。大人們一面展開蓋子準備躺下，一面談天。小孩們則趁大人們不注意，溜到船舷邊去玩要。

突然船頭上一聲喊叫，跟着人聲鼎沸，許多人往船頭跑。劉華連忙跟着跑過去看時纔知是七八歲大的弟兄兩個在船邊上爭欄杆。哥哥把弟弟一推，弟弟立時不穩便在欄杆盡頭空處直跌下去。哥哥慌了，趕緊去拉，一把拉不住，也跟着跌了下去。船往上駛，水往下流，僅僅一刻兒功夫便離去多遠，只可憐孩子的媽媽雙眼，望着江流失聲的喊她孩子的名字。

「大毛！唔，在那裏，大毛在那裏！啊呀！小毛！唔小毛！快點呀！」遠遠的江面確似乎有個孩子頭在水上冒了一冒，旋即不見影蹤，船面一片聲喊：

「放救生艇下去！」

「停船！停船！」

茶房過來干涉，於是又吵成一片，又有一羣人氣吼吼地跑到船艙去鬧停船，叫了一陣後出來一個買餅似的職員，傳着船長的話說：

「船長已經拍無線電關照碼頭上派人打撈了，不清停船。」

時代插曲

李曼瑰

第四幕

兩個星期以後，下午，張家客廳，佈置如第二幕。幕開時，張太太，張建中，和翁若斯在談話。翁若斯一邊說一邊抽着烟。後院的打牌聲，斷斷續續的傳來。

斯 (憤憤然高談闊論) 你不要傷心，建中。你不要爲一個男人這樣耗費了你的精神。人生好像一齣戲 *Life is but a game*，大家逢場……逢場演劇罷了。你要是太認真了便是個傻子——*Don't be foolish*，建中。

張太 是呀，郭太太說的不錯。

斯 *Let me tell you*，建中，我老實告訴你，男子就沒一個好的。他高興時，跟你玩玩，好像很愛你，又勤懇，又把持，*Serve you like the angel*，像他的天使，他的女神——*Goddess of Athens*，但是這一切的一切 *all in all is nothing but emotion*，所謂愛情，所謂 *love* 都是利用你的……利用你的 *instinctive needs*，都是些蠢話把你黏住罷了。*One day*，有一天他把你弄到手了，他便當你是他的……他的 *Possession*，你的小玩具了。你若是不那樣，不聽他的指揮，要自己有一點點自由，一點點 *freedom*，那他他就說你是個怪物，*Quack*，沒有女性，不 *feminine*，沒有 *is Byrd's time*

Well，什麼 *love*，什麼愛情，都完結了。他便逃之夭夭頭也不 *turn* 一下了！

中

不過昌雲却不是這一類的男人。

斯

都是一樣的。我認識的男人比你的頭髮還要多。還不都是一樣？*They are all alike*，*you know*，建中，你太 *romantic* 了。又是頭一遭 *tell us love*，你便覺得他什麼都好。

中

他是好，待我實在不錯。

斯

我問你，建中，他要是那麼好，爲什麼他家還有 *five* 了，又要另外 *marry* 第二個。第二個死了不到半年又來結婚了呢？(建中不答，泣) *Listen*，建中，真的，我勸你不要太認真。Believe it or not，一個人過活痛快得多了。比和任何人結婚都自由，都舒服。——你只要有個職業，自己養活自己，*live on your own*，自己愛怎樣就怎樣，什麼人都管不着，多麼 *free*，多麼自由呀！你又沒有孩子，那你更自由了。

中

(哭得很傷心) *Yes*，郭，請你不要再說了！(翁老先生領藕藕，迅速上。)

翁

怎麼了？建中，你怎了？

翁

沒怎麼！

翁

龍先生有什麼消息嗎？

張太

沒有。剛纔郭太太在這裏勸她不要太認真，她便又傷心起來。

斯

我勸她從此不要太相信男子，不要太期望男子。

翁

你何必說這些話叫她難過呢？建中，我們出去散散步好吧？

斯

Little Ellen，Have you done your lesson？功課作完了沒有呀？

張

作完了。

連

作完了。

斯

Really？

翁

Yes，mum

來，建中。今天天氣好極了。我們出去晒太陽好不好？

張太

去呀，跟老公公出去玩玩。(建中搖頭) 不要這樣，建中。我們當然希望龍先生能够保出來。可是天下事就不是件件都順利的。你知道嗎，建中？世界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十件事才有一兩件是如意的。生命那裏會完全平坦的呢？你看，那個蜘蛛，網子造了多少纔才造成。那隻螞蟥，含了一點東西，走過兒不成，走那兒又不通，繞了多少才到家呀。你道這纔見這件事，當然是不幸的。但是賽翁失馬，安知非福？這樣，整天哭，徒然害了自己的身體。來，跟老公公出去走走，散散心。

張太

是呀，去吧。老公公說的一點不錯。

連

Auntie，來呀。我們都等着你呢。

狀 我們到南區公園去打皮球。

連 你上回送給我們的皮球，我們還沒有打破。

。走呀。（拉着建中）

狀 （也拉着建中）走呀。

新 你看孩子們多麼喜歡你去。

斯 你散步回來，我晚上帶你去散步，去跳舞。我打電話給 Charles Moore，叫他多帶個 Constance 來。

中 你們去吧！我再也不跳舞了！

斯 不跳，去熱鬧熱鬧，Jack & Margaret 也好呀。悶在家裏做什麼呢！

走吧，去散步吧。

（拉着建中）走呀！Auntie 中，走呀！

（對建中，勉強笑一笑）讓我進去拿大衣。

（進屋去）

連 快點！快點！

張太 兩個多禮拜了，她一步沒有出過門。

斯 平常她好像很摩登，原來她頭腦是這麼舊，這麼 Conservative。

張太 還是一樣。

時 不讓保嗎？

張太 （搖頭）不讓。

代 翁 （思忖）二小姐的那同學叫白堅的好像認識不少要人。可否請他幫忙跑跑呢？

張太 已經請他幫忙了。一早建民便跟他出去。她父親和志飛，建華這兩個人也跑了不少地方了。

新 我說，張太，你還是勸建中撒開手吧。不要太依戀了。她爲什麼一定非這姓龍的不可呢？（張太太嘆了一口氣。建中出。）

狀 （上前迎著）好了，好了！走了！走了！

走吧。（他和若斯，建中與二孩下。張太太把屋子收拾了一會兒。張自強上。）

張太 你去找那朋友，找着了沒有呀？

張 找着了，不過他不要我再進行。

保他。恐怕連帶起來，反倒害了自己。

張太 可是建中怎麼辦呀？眼着又兩個多禮拜了！再這樣耽擱下去，是不行的！

張 這事又不好跟別人說。

張太 只要他出來一天，行一個禮也就行了。

張 那麼以後呢？假如龍昌雲再也出不來？

張太 那就見一步說一步了。這孩子得要有父親呀！

張 我們把孩子養大，不也一樣嗎？

張太 我也這樣安慰過她，可是她不願意，總是這樣要死要活的哭。我真沒辦法！（外邊敲門。朱太太推門進來。）哦，是朱太太。

朱太 張先生，張太太，你們都在家。

張太 是呀，都在家呢，請坐吧。

朱太 （坐下。張太太給她倒茶。）他爹原也要過來的。

張 朱先生身體好吧？

朱太 （搖頭）不好！一天不如一天了！（擦眼淚）也就是因爲他，我纔過來跟你們二位商量，商量。（靜寂）他這幾天神神特別煩，要天煩着自已百歲以後沒有人替他一份家當。所以嗎？叫我來和張先生張太太你們商量，商量，那天他在你們這裏提

過的那一件，張先生，張太太你們到底覺得怎麼樣？

張太 朱太太，這是兒女們的終身大事，不是短時間能够決定的。

朱太 你不說過，兒女的婚姻，聽其自主，你們不加干涉嗎？

張 朱太太，我們是不干涉兒女的婚姻。建華跟你們金玉小姐來往，我們從來沒有干涉過的。他們將來結婚，我也會同意的。但是建華還不算是一個長成的人。他還要求學深造。他還要考留學。現在不是他結婚的時候。

朱太 噯，張先生，你不要以爲一定要留學，要出洋做過金鑽吃香。不出洋一樣會發財。出出洋又怎怕呀？還不是要有吃有穿呀？我不是自誇。建華只要承受了我們這一份財產，吃喝一輩子是不愁的。出洋不出洋又有什麼關係呢？

張太 他想要建華出洋也並不是爲着發財。他從小便鼓勵建華學工程，將來作一個工程師。他只願意他出洋深造，成爲一個人才。

張 朱太太，請你回去告訴朱先生。金玉小姐是一個很好的小姐。我很高興建華將來跟她結婚，但是建華現在就結婚，而且替你們管家，我是反對的。

朱太 並不是叫他管家，張先生。她父親不過是想早日把財產交給他吧了。他學做工程，還是一樣可以的。我們朋友間幾年都有房子蓋，什麼工程沒有作呢？（靜）建

華自己也是這樣想。

張 建華？

張太 他怎麼說呀？

朱太 他也是說不一定要出洋。本來是嗎。有得吃有得穿，將來養子兒女，都不愁沒錢化，還要辛辛苦苦出洋作什麼？

張 這傻瓜！這沒出息的傢伙！

朱太 你們大小姐的親事，又這樣就誤下來了。要不然……張先生，張太太，你們看，是否可以讓建華先娶。反正現在文明世界，也有許多人是弟弟妹妹跳過姐姐哥哥的了。

張 朱太太！我告訴你，我不贊成建華早婚。

他若是娶的話，他就不是我的兒子。你們問他自己說好了！（建華上）。

華 爸爸，媽。哦，朱伯母，您也在這兒。

朱太 是的。建華，昨天你答應了的事，你還

沒有問你爸爸媽媽說呢。

華 哦……

朱太 你自己到底怎麼個主意，你就告訴你爸爸媽媽呀。

華 我……我沒怎麼個主意。你已經跟我父親

說了！爸爸，您……您說怎樣？

張 我說怎樣！難道你還不知道我對你的事是怎麼個

怎麼個嗎？你已經受了錢財進了心，把

自己的志向完全放棄了，你還敢來向我說

怎樣！

華 爸爸，我沒有。

朱太 你明明是答應了，怎麼又說沒有呀。建

華，別人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

不能這樣三番四覆的。

華 我不過說，假如我父親同意……

朱太 你父親不同意又怎樣呢？

華 那我不同意，我有什麼辦法？

張 我早告訴過你，我沒有這樣沒腰骨，沒志氣的兒子。這樣的兒子我不要！（帶怒走進屋去）。

朱太 好吧！我有像我們金玉這樣的女兒，又

有這份財產，那怕沒人娶？這幾年還不是給你耽誤了。不然，我現在早抱外孫了！

——建華，我讓你想一天。過了今天晚上，到了明天聽話了，你還是這樣三番四覆的，休想我金玉還等着你呢！

華 （泣）朱伯母，你何必逼人太甚？

朱太 我逼人太甚！你們氣人機太甚！

張太 別這樣說，朱太太。自強的脾氣，你曉

了他。建華要是出洋也不過一兩年。我看朱先生雖然不大好，身體還算清健，可

否先讓他們訂了親，大家放心。

朱太 放心！張太太，你真是會安排，建華左

右是你便宜。要條紅線把我的女兒結上，建華要是不回來呢？豈不是要我的金玉永遠守寡嫁不了嗎？我想就算了吧。你不想討不齊好媳婦，我也不想沒好女婿！（走出）。

華 （追上）朱伯母！朱伯母！（泣。張自強

出。）

張 沒出息！

華 他們逼了我幾天了。說要是不答應的人，就把金玉許給別人！

張 那麼你就答應了！你爲什麼一個金玉就把你的前途毀了？

張太 你想，你父親逼着你們，日夜操勞，還不是想你們能學成才長進？可是你們總不體諒他的苦心，叫他難過。

華 你們若不同意的話，我也絕對不答應的。（說完又哭。建國提着一個包箱進來）。

張太 你怎了！又回來幹什麼！

建國 我不要上九中了！（把包袱放下）。我不要讀書了！

張 不要讀書，恐怕並不是你自己不要，是，家不要你，把你開除了！

建國 不是，爸爸，真的不是！實在是我自己不

要讀書了。

張太 爲什麼？

建國 我覺得讀書真的無味！

張太 你不要讀書，你要幹嗎？

建國 我還是想從軍。

張 我不是早已告訴你了嗎？你不够年齡從

軍！

建國 學校好些人比我還小，也都報了名了。

張 不管人家怎樣，你得繼續讀書。

建國 現在大家都沒有好好的讀書！

張 人家不好好的讀，你好好的讀不行嗎？都

不成器！枉費我的心血。

張太 沒有一個是像建國這樣的，都不聽話。等

有一天爸爸和我離開了這個家，都讓你們

自由，你們就得得意了！

建國！我並不是不聽話。你不要生氣，媽！

我聽！我一定聽你話。我不過……我不過

回家來商議商議吧了。(靜)二姐寫信告

我，說快出發了，我那天給白同志寫信，他居然回了我的信。真是偉大！(從袋裏掏出那封信。他給我這封信很長，討論了不少人生的問題。(看那信)他稱呼我作「建國弟」多麼親密呀！他說一個人要立大志不怕作小事，你看多麼偉大！所以他南顧離開那個漢奸的家庭，跑到後方來從軍。這偉大！真偉大！媽，他還說我們隨時可以到他們那裏去參觀。(春桃上)

建華哥，建華哥。

張太 叫他做什麼？

桃 我表姐請他過去一下。(看見建國)建國，你什麼時候回來的呀？

桃 剛回來。

桃 今天不走吧？(建國沒有回答)建華哥，請你還會兒就去。

華 好。(慢慢的走出門去，春桃隨着出。她又回頭望着建國，睜目間叫他出去一下。建國看着她的後影，躊躇了一下，走到門口)

張太 建國，你到那裏去？

張太 我一會兒，就回來。(不等他母親答應，就走了。下。)

張太 (生氣坐下。良久)你不要太認真。慢慢的教訓，教訓他們就是了。

張太 罷！罷！罷！辛苦一輩子有什麼用！兒子這樣！女兒又是那樣！(高志飛上)

高 張伯伯，伯母。

張太 阿，志飛，你來了。快坐下。冷吧？(給他倒茶。)

高 我自己來。(接過茶)建中怎樣呀？

張太 還是一樣。剛纔老公公和孩子把她拉出去散步。

高 你打聽的消息是怎樣呀？

張太 唔。(嘆息一聲)

高 怎麼了？

張太 希望很少！有人說已經解回湖南去。又有人說已經內定了。

高 內定什麼？

張太 定死罪。我也聽見這一說。

高 伯母，你不要急。這也並不是確實呢。總之，我們還繼續進行。有一線的希望，我們便進行一步。多花幾個錢，希望能保他就是。

張太 你想真的可以保他出來嗎，志飛？

高 這很難說。罪太重了。舊的案子，新的案子，都不容他逃的。這也算是建中不幸中之幸了。幸虧還沒有跟他真正結了婚。其實，像龍昌雲這樣人，建中根本識錯了。

張太 我早就這樣說。

高 過去就過去了。還提它作什麼？

張太 倒也是。還是勸建中看開些，不要太認真。那份差事，請了長假了吧。改天替她再介紹別的事。伯母，你能够的話，把她帶到山上去住住，讓她散散心。

張太 那好極了！那好極了！志飛，你真好，想得真周到。真好像自家人一樣！(一時無限感慨，泣。)

高 伯母，不要這樣，不要這樣。

張太 志飛，你不知道！

高 什麼事呀？

張太 告訴他。志飛不是外人。

高 建中，她是走錯了！有了……有了小孩……兩個多月了。

張太 唔！這樣！

高 到那時候，還得要你幫忙。還真的要跑到你那裏去。

張太 山上熟人比較少。

高 我那裏可以說是一個熟人也沒有。在那裏又清靜，又不愁沒吃的。你們愛住多久都可以的。(建民和白堅上)

民 媽，爸爸。啊，志飛。

白 高先生(和建民握手)

高 白先生，你們結束了。將出發了吧？

白 是的，快了。

高 你也是派到黃江吧？

白 不，那是建民同志去的地方。我是派昆明。

高 是什麼工作呀？

白 建訓導員。

張太 這是軍中政治部最重要的部分。

高 白先生一定會作得好。

白 過獎！過獎！

民 這次派作建訓導員的，最年輕的，就是他了。

張太 建民，你和白先生去找着那些人沒有呀？

民 見着兩個。

張太 怎麼樣呀？有希望嗎？

民 （搖頭）還換馬了！

白 原來這位龍先生是犯的重慶法不容情的大罪。謀財害命，貪污地產！怎麼會認識了這種人！

民 ！不起，白同志，我沒有給你說明白。（

（龍先生，我們為什麼要忙這個人，跟這種人！）

白 同志沒出息，替這樣的不顧廉恥的國家大賊去說情！

（嘆氣）委屈了你了，白先生。那裏？那裏？不過，這些貪官污吏真的不要有什麼姑息，該坐牢的坐牢，該槍斃就槍斃，不應該有什麼人情，什麼保證。（建中推門進。她手拿一張小報，側坐椅子上，哭。）

張太 建中，怎了？

民 （走前，蹲在她前邊）姐姐，你怎了？（建中只哭。她從她手裏把報紙拿來看，白則高走過來站在她旁邊。）

張太 報上說的什麼？（建民把報紙遞給張。）

中 他已經給槍斃了！

張太 是嗎？

高 我想未必吧。——小報的話不要相信。

張太 是呀，不會的。建中，你不要相信。

中 我不要活了！你讓我死去。（要起來，他

張 建中，這是開者的表現！你正得要勇敢得要有毅力忍受一切，負擔一切。我們都在盡力幫你的忙。你冷靜，志氣，連白先生

也都在幫你的忙。不過，你自己得要挺身起來，別人總能夠幫忙你。

中 我不要！讓我死了完事！（哭。秦月梅上。）

秦 呀呀，惠英姐，你看，建中的災難，我剛

纔才知道！你們為什麼不早告訴我呀！

（秦月梅可以幫你們忙呀。外國人到底而子大一點。什麼大言不聽他們的話呀？要是他去替龍先生說一句話，要是我早知道，要是我早叫他去，他一定去的，包管早就放出來了！現在我們什麼都靠美國，美國人說什麼就什麼，比什麼人說話都靈活，都吃香，難道這一點兒情面都不給嗎？

就是我也吧，大人們，我也想得不少，我也可以幫忙他，也總可以通容呀。可是你們總不肯告訴我，我也總不知道。你知道嗎？我這兩個禮拜忙死了，預備結婚，又

（張太）要不然我叫他下午去跑一趟。不過，太晚了。明天一早我們就要飛美國。噯，惠英姐，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呀？為什麼一結婚就把新聞有捉去呀？（

張太）他們根本沒有結婚。你不要隨便說他們已經結了婚。

秦 那麼，那麼，就是在結婚以前捉去的了？

中 哈！哈！原來那天的婚沒有結成！噯！噯！真是千古奇聞，未先結婚先分離了。那麼，建中，你還是個童貞女嗎？（走前）

張 你哭什麼呢？（拍拍建中肩膀）不要傷心

，保重身體吧。媽媽再替你介紹一個。你知道嗎？這龍先生我早就知道他不是個好人。他原來逼我的。後來……後來……當然了，Ernest追求我，當然是外國人勝利了。不要緊，建中，Zoe, Zoe反正你還沒有跟他……跟他真正結了婚呢。我再來替你介紹一個。這總得要外國人，不要中國人。

（怒）秦媽媽，你不要跟建中說這些話！（笑）不要緊的，姐夫！你們都不要操心。把建中交給我吧。快去洗洗臉，給打扮打扮。我帶你出去玩。我今天晚上七點鐘結婚，完了，有個Celebration。你還是做我的伴姑媽好了。我早就說請你當我的伴姑媽……的，到底你還是等作了我的伴姑媽……快！快！快！乖乖的聽媽媽話沒錯。今天晚上有的是漂亮的外國軍官，你喜歡那一個就告訴我，包管你成功。

中 我不要，你走吧！

秦 你聽，這何苦？你又不是嫁了給他。犯不上什麼這樣傷心。

中 誰說我傷心？

秦 不傷心就好，那麼就不要哭了。

中 我沒哭！

秦 那麼就把從前的臉，從前那個……擡起來，不要像這樣的哭喪臉，你看，臉青青的，像個少爺姑。犯不上！我告訴你，建中，真是犯不上。你說是不是呀，姐夫，是不是呀？惠英姐？（他們不答。）快進去 Make up，打扮打扮，跟媽媽來。

白 (和高握手) 高先生，再見了。我很高興

認識了你。祝你成功。

別忘了到我那邊去參觀。

白 大概來不及了。一樣謝了你。(再和他握

手) 高先生，請你放心，我絕對不要……

我絕不……絕不是個無恥的人。

高 白先生，你說的什麼話？你不要聽那個女

人說的瘋話！

白 我明白的，請你放心好了。再見。(對張

等) 再見。(他轉頭便走)

民 白堅！白……(走前兩步，停止) 他走了

！都是那個瘋子！

高 我把他追回來。(跑出去。)

張 大概是去跟他解釋。

民 他很講公道，也很大方的。他幾次跟我提

着志飛，讚美志飛。

張太 志飛也很大方，也常讚美他。(靜默)

張 建民，你就不喜歡志飛嗎？

民 爸爸，我很喜歡志飛。

張 那麼……

民 不過他跟我……不配合。

張 你想過了嗎？想清楚了嗎？

民 我想過了，想得很清楚。爸爸，你要跟

我說什麼呢？

張 不要跟你說什麼。我絕不會勉強你的。不

過我要知道。(又靜寂了) 這姓白的，道

位白堅。你跟他到底怎樣呀？

民 沒怎樣。我跟他認識了快一個月多一點。

張 你沒有覺得他和你不合吧？

民 我……我不知道。

張 (微笑) 你還是個女孩子。

張太 她是個女孩子呀。

張 二小姐，你不能把你心裏的感覺告訴你的

母親和我嗎？

民 怎麼不能呢？

張 你喜歡白堅？

民 我喜歡不喜歡他有什麼關係呢？他突然不

理我就走了！

張 哦，我說你還是個女孩子沒錯吧？怎沒有

關係呢？你不喜歡他便吧，你喜歡他你何

麼他不知道你是喜歡他。為什麼你不說明白

給他聽？等他走了你又懊惱。

民 爸爸，你是個男人，所以很容易這樣說。

張 那有什麼分別呢？男的喜歡女的，女的喜

歡男的，都應該坦白吐露。你不表示，他

怎知道你心裏想什麼？(高志飛回來)

高 我跟他解釋了。

張 怎麼說？

高 他答應呆會兒來跟建民去道歉。

張太 志飛，你真是個好人！

高 我也沒有什麼好。我不過照理作罷了。

民 (靜) 建民，這白堅，我也很佩服他了。

張 (有點疚歉) 謝了你，志飛。我一定告訴

他。他幾次跟我提起你，也說很佩服你。

張 (建中從屋子出來，倒了一杯開水，又走

進屋子去。張太太跟着她後邊。)

張太 建中，你要吃的什麼？(跑進屋裏去。

一會兒和建中抱着一團出來，互相擁着那

隻杯子。)

中 媽，你難道連開水也不准我喝。

張太 (把杯子搶了) 自強，你拿着！(張走

前拿了那杯子) 看看是什麼。(高志飛從

張手裏拿過去那杯子，走進前門。)

張 建中，你怎麼了？

中 沒什麼。我不過想喝口水。

高 (檢驗杯裏的東西，建民也站在旁邊看。

他後用手指蘸了一點許) 是酸。

張太 傻孩子，你何苦要這樣？你簡直嚇死我

了！

中 媽，你讓我！(還想去搶那杯子) 讓我喝

了，什麼都完了！也不要麻煩你們，叫你

們操心！

張太 孩子，你說這樣的話，叫我好傷心！(

泣)

民 姐姐，你不要這樣。你看媽多難過呀？你

知道你的事也是我們的事。我們願意盡力

幫忙你一點也不叫你覺得委屈。

高 建中，我雖然不是你們的哥哥，可是總

當你們是我的親妹妹。我敢說我願意出最

大的力量幫你的忙。若是金錢有用的話，

我願意拿出我所有的錢來。

張太 志飛真的比親哥哥還好了。他答應讓

到他的農場去住，和我一同去，一直到：

一直到孩子出世。

中 你告訴他！

張 有什麼關係呢？志飛不止肯出錢，還肯盡

他的精神，花費他的時間來幫你忙。你這

兩個禮拜差不多天天替他跑。你妹妹，你

母親，和我都在這裏時刻時刻替你設法，

只希望能減輕你的痛苦。你在這樣的家庭

，這樣的環境，也總算不錯了吧？沒有人
責備過你一句話，反倒還更加愛你，更加
要幫你的忙。你也想想，覺得自與自慰才
是。你自己作了一件事，你自己也得要負
責。鼓起勇氣來，堅毅的征服煩惱苦。你
不能夠這樣喪氣消極，想一死了事。須
知道孩子的生命是你給他的，你得要負責
把他帶到世界來，繼續生活。

中 我不要他活。我不要他做一個沒有父親的
人。我不要他到這世界來受罪！（又哭）

張太 你瞧，你瞧！你說這樣的沒天理的話。
怎麼辦呀？

民 姐姐，這屋子歇歇吧。明天我跟你陪你到
歌樂山去，轉轉轉轉環境就好。（扶她）
（掙開手）我不需要你陪！（起來走進屋去
。張太太跟她進去。）

高 這樣得多兩個人看管她。（張嘆氣）

補遺（上續五期下連六期）

公公，請速跌跌了。

張太 哦！我去看看。（和建國出）
（張太）五點過了！（嘆息）

張太 真的怎麼一回事呀！連兩個去找的也無
踪無影！（建民建國進來。）

高 是誰去找！

張太 建中和建華哪。早該說來吃午飯的。一
直就不來。建華便去找。後來建中也急
了，又去找！

民 我還有點滑稽，新郎，新娘，伴娘，一個
都不見面。他們到底跑哪裏去了呢？

張太 （忍不住笑）你就知道從軍！

民 她就怕孩子出來沒有父親。

高 其實怕什麼。等生了以後，伯伯給養大了
，不是一樣？要不然，過繼給我也要得。
那他又沒有母親了。你不知道，姐姐想一
件事，總是想不開。她平素最可憐的是沒
父親的私生子。從前我們在小學的時候，
有一個小孩是路邊撿來養的，人家都說他
是個私生子，所以個個都欺負他。姐姐也
常常欺負他。大概這印像現在還在她腦子
裏。

高 私生子到處受人欺負，倒是真的。
現在最好讓她馬上就結婚。
張 也就是因為這樣，我們纔這麼出力為龍昌
雲跑。不然的話，我們幹嗎替一個謀財害
命的貪官污吏到處求情呢？（嘆氣）

民 （思索）我想……呢龍昌雲我還是沒有什
變希望的了。怎的給姐姐介紹一個別人，
張 我看他們是找不着他的了！
民 爲什麼呢？
高 張伯伯，我這幾天聽到一點消息。
張 關於龍昌雲？
高 不過也許是謠言。
張太 是不是說他是……（嘆回去。）
民 是一個大案子的罪犯，是不是？
高 哦，那麼那天的建民並不是胡說的了。
張 是這麼說：他在湖南謀財害命，逃了幾年
，現在改了名，又混到中央來。
張 你知道，你爲什麼不早說呢？
民 我們是謠言。而且也是這幾天才聽到的。
我見結綰綰子都發了，何必多言，弄的不
痛快！他大概也知道了吧？

趕快結婚，還可以保護她跟她的孩子。

張 （不禁失笑）小姐，你真是妙想天開！天
下間那裏來這麼一個人？（建國跑進來。
）手裏拿着一隻雞爪。）

國 爸爸，有人給你打電話，叫你去聽。
張 誰打來的呀？你那隻雞爪。那兒來的？快
替我丟掉！

國 （把雞爪的咬了兩口，丟到字紙簍去）湯
家的用人接的，叫你去聽。（張起來。
建國又跑出去了。張下。）

高 （他和建民半響無言。大家都像很煩惱，
都在思索着。建民（建民點頭）你剛纔說
，希望有一個人快跟建中結婚，好保護她
和她的孩子。
民 （笑）可是爸爸說的天下間那裏來這麼
一個人呀？

（未完）

張 剛知道的。
民 像龍昌雲這樣的人，姊姊根本就認識錯了
。我寫了一封多麼長的信給她，勸她想清
楚，觀察清楚，調查清楚，纔和他結婚。

張太 志飛，你看怎樣辦才好呵？
高 我想還是告訴建中，讓她也知道。
張 （思索。忽然決定了一件事）志飛。
高 是的。

張 志飛，你替我跑一趟。你到禮拜堂去告訴
廖教師，說婚姻不舉行了因爲婚約原故解
除了。勞他通知來賓，替我們道歉。

附註：因平民誤植在五六期之間，排印時
遺下此段，現特補上，俾閱全卷者得觀全豹。

生 活

吳元俊

靠窗的小書桌——形勢是背桌，桌上却零亂的堆些玻璃瓶，有的還裝着半瓶醬油，幾張隔日的中央日報，也雜亂無章的擠在中間。

秦先生已經在洗臉了，秦太太一面疊着薄薄的被褥，一面自言自語，「昨天夜裏好冷，總得添床被了，……」秦太太怕也不够——秦先生洗完臉，在抽斗裏找出一把玻璃梳對着鏡上的小圓鏡子梳頭，撫摸着已經很長的頭髮，「真討厭，又得理髮了」，「這又得兩千，什麼都要幾千」秦太太接嘴說了，忙忙地端下經濟洪爐上冒着熱氣的瓦鉢。

壁間的藤卜皮，紅紅鮮鮮的裝在土磁盤裏，秦先生折起桌上的中央日報，坐下來吃他的早餐。

「又要上菜場，這對我簡直是威脅」秦太太也端起一碗泡飯，靠近桌邊，「安貴若素，淡泊明志」秦先生更起勁的在盤子裏撿起藤卜皮，黃瘦的臉上浮着一絲苦笑！

「你永遠是這一套，我也是受過教育的，我都懂，可是一個月十多萬元錢，你來當家看，顧了嘴顧不了身上，人總是活的，有感情的，就說到小菜場，魚呀肉呀，那一個雞子上不摸滿了人，你就是瞎子，你也聞得着氣味可是，你能買嗎？那天我們菜籃裏不是青菜豆腐，人家三月不知肉味，我們連豬油都變成大羶了……」

「真是，還不如那年重慶買不帶豬肉時，來得痛快，眼不見，心不煩」秦先生也同情太

太的牢騷了。

秦先生穿上十年共患難的黑呢大衣，開開門，迎面撲着北風，秦先生一手帶上門，一手翻着衣領，「芬，昨天聽說十一號可以領購配給呢託了，三萬二千一床，別忘了。」

「三萬二千，那末這筆錢，」秦太太重又放下菜籃，摸出身上預備買菜的錢，又在床底下拉出一隻皮箱，箱子只剩下一邊有鎖，開了鎖翻出一個泛黃色的皮包，掏出皮包裏的一張票子，順便坐在床上，一千兩千……加上十五號發薪整整十萬零六百元秦太太一面數一面計算，一天的菜一斤白菜四角豆腐，就是一千一百，豆油兩斤，還有油爐用的煤油，至少一千五，今天才九號，還有廿一天，就是三萬一千五百，剩還有米，兩斗八千元，洗衣肥皂，三百元一塊，又是一千八百元，秦太太從桌上醬油瓶中間找出一隻鉛筆在一個舊信封上寫下，這一個月末來的開支，

菜	每天一千五百元廿一天，三萬一千五百
米	八千元
油	三千六百元
醬油鹽	四千元
煤油	一千八百元
肥皂	一千元
牙膏	一千元
郵票	二千元
理髮	
總結	五萬六千九百元。
還剩	四萬三千多，慈兄零用也給了，秦太太

太看將這張算表，怎麼每個月却騰不下錢，奇怪她又開了抽斗，找出帳簿，「啊，豬半斤一千，豬油一斤三千七百，電燈費五千，送禮出份子二萬，草紙四百，襪子一雙二千電燈費省不了，豬可以不吃，豬油也省了，差不多，」秦太太滿意的閉起箱子鎖，重新拿起菜籃，她又看到還沒有洗的泡飯碗，早飯菜籃，算了就用醬油拌拌，秦太太匆匆趕到菜場去了。

秦先生走進辦公室，同事也都陸續到了，開始一天的工作，這時工友拿來一本紅紙摺，傳到一個辦公桌上，大家都圍着圍觀前邊的看，然後慢慢提起筆……

不等秦先生開口，聚圍馬上解釋了，上司老太太做壽，不知是誰發起的禍端壽禮金，秦先生看看壽字嚇一跳，四萬、壽字八萬，壽字更多十二萬了，雖然不寫，不一定就會掉了飯碗，這要麼多人，上司未見得知道，也不一定見怪，可是……秦先生抬起頭看看站在桌邊的工友，有兩個同事彷彿也望着他，咬了牙在壽字下寫了秦安素三個字。

懷着沉重的心推開家門，秦太太已經弄好飯，熱氣騰騰豆飯米飯，「安素我買好了，這月安素是不吃糖、豬油、不送禮，我們可以買呢託了，現在拿來煮，將來還可以給慈兄改大衣……」秦太太興緻勃勃地看秦安素。

「啊——你怎麼不高興？」秦太太有點詫異望着秦先生不愉快的臉，「是工事不順手？」

「呢託，人家上司老太太做……」
「又是送禮，」秦太太截住秦先生的話，「那也不要緊，送一萬元，我已經預算好，就在家川更再省省，」秦太太馬上決定這個月不寄家信，省下郵票錢。

「可是送了四萬，」
「你瘋了，四萬，送那麼多？」

二妹

Margaret Sanders
勉餘譯

安恩把頭伸出車窗外而望著他的母親父親不住地揮著手，一直等車子轉了彎。他母親圓圓的笑臉和他父親的瘦而敏感的臉都看不見了時纔歇手。她是應她姊夫的邀請去探訪她姊姊的家的。本來她並不想去，禁不住父母一再敦促，只得去了。去時倒是很高興的。

先是她的姊夫法蘭克寫信來請她去玩。信上說小孩們都想她去，羅達尤其歡迎她去。羅達是她姊夫的女兒。她姊姊是前妻已是一年多。

安恩讀過信一點也不高興去。打算回信推辭。可是安恩的母親不以爲然勸安恩道：

「親愛的，你去一趟吧！你姊姊在陰間說不定也在巴望著你去呢。你姊夫再討一個也是應該的。你姊姊第一個會贊成她，她是希望有一個比她婆婆年紀輕，比她婆婆精神好的女人照顧她的法蘭克和她的小孩的呀！」

一年半前安恩的姊姊蘇茜患肺炎死了。安恩悲痛異常難過了一年的功夫，姊夫就來信告訴他們說是又娶了個，這一下可把安恩氣壞了。姊夫和姊姊一向恩愛萬分，她無論如何想不到姊夫會弄一個不相干的人來填姊姊的房的。可是姊夫竟是這樣作了。真是薄倖男子，安恩越想越恨他。

哥洛斯登！哥洛斯登！

安恩聽叫立刻擡起深黑的眼來張望，原來下了。

一下車她的姪兒包留和姪女蘇意便叫著跑近前來抱她。領在她的新衣服上揉擦，她彎下腰來拉住他們吻他們：

「小寶貝們！」她邊吻邊喊。吻到蘇意時，蘇意雙手抱住她的頸項，逼得她氣都透不過去。她輕輕拉開蘇意放她立好，包留究竟是男孩子要不同些。吻過便溜到旁邊去提他的小箱子去了。

「媽媽來了！一包留上氣不接下氣的喊。

媽媽！安恩一聽這喊聲不由自己的一縮，緊緊攥著蘇意攔那個走來迎接她的陌生人。預先就有了敵意。

「爸爸說他很抱歉，不能來接你！」小包留嘴裡講，手裏提著箱子。

他那個保險公司那種忙法，你是曉得的吧？——一個整天的嚷嚷親熱熱的接著呀！——所以我們就替他來接你。」

「你外好了！」安恩握著蘇意的手冷冷的答。她老早就打好主意不和羅達去親近。

可是羅達並沒有注意這些，她熱熱地緊緊握著安恩的手。

「啊呀！我們等了你好一天了！說辦她用手撫摸著蘇意的金髮問你說是不是？小東西？」

「至少四萬元呢！」

「你拿多少錢一個月？真是層出不窮的鈔而下嗎？」秦太太叫起來。

「輕點，還不是爲了飯碗，爲了面子」。秦太太使勁地喘著氣，却又看到床上薄薄的一被頭。

桌上舊信封秦太太寫的預算冷冷清清地攤在醬油瓶中間。

郵差從門隙裏塞進一封信。

秦先生拆開信封，「是誰呀？」「楚兄的」秦先生邊看邊擡起眉頭，「楚兄病了麼？不是食園有公費，就不送他去那裏麼？南京不有的是學校，就是窮」。秦太太一面洗碗一面擔心說着。

「病，比病更糟，學校裏收煤費，每人兩萬五千，建築費隨意樂捐，楚兄說建築費可以省，煤費我交不交……」

「我也找個事做，這樣可以寬裕點」

「我早就想過，你也說過，你不是不能做事的人，可是到那裏去做事？沒有錢同人家應酬，你看張先生，他的太太中學沒有畢業，也有二十萬一個月，他有錢請客呀送禮呀，你得先下本錢呀！」

我苦了這多年，枉自大學畢業，還不是一個窮公務員？」

「你說買煤配給電燈都買不起，誰相信？大有老爺們還覺得便宜了小公務員了！」秦先生接著說下去。

「電燈可以不買，楚兄的書不能不讀，煤費怎麼辦？」秦太太拿過秦先生手上的信。秦先生說「那只有借支下半個月薪水付了再說。」

秦先生又上班去了，秦太太呆呆地坐在桌邊望著零亂的屋子，眼前浮起一束美國呢氈上而繡著一個大壽字。

(完)

「那充滿了愛的聲音和那親熱的樣子，又使安恩縮了一縮。更其使她嚇了一跳的是小蘇意竟揚起臉對着羅達笑。兩隻眼望着羅達的活像蘇蘇。」

蘇意拉着安恩的手。

「阿姨！你使喝茶吧？」

安恩笑了，不覺望了羅達一眼，看她正在咯咯地笑呢。

「蘇意想必是餓了吧！我曉得她這東西吃了。」她開玩笑道。

「對啦！」小姑娘答揭臉望着安恩「阿姨我們有草莓醬還有三種餅」說着又掉過臉去對羅達「媽媽！我們等不等爸爸？」

「不！不！恐怕阿姨也餓呢，不要等他了。」別客氣——安恩總想讓羅達明白她之來訪不過爲了看看姪兒女而已可是又覺得不好說出來。

「阿媽！我帶你去看看你的房子」蘇意站在小廳裏叫。

「我帶阿姨去！」包留很吃力地放下箱子嘆。

「好的，孩子們！你們倆陪着阿姨，我去預備茶」羅達睜了安恩一眼笑吟吟地。

安恩隨着小孩上樓，心裏十分不快。她覺得羅達面容嬌美舉止輕俏，一身嫩綠的衣裳配着一頭金紅色的秀髮，打扮得很入時的。

蘇意搶先跑上樓站在樓梯頭上叫：「阿姨！你就睡在這間客房裏。啊！爸爸來了。今天他來得早！」說着就像箭一般直跑下樓拉着法蘭克上樓。

「爸爸來了！阿姨！」安恩轉過身來看見法蘭克和蘇地笑着棕色眼睛，射出炯炯的光。這時還那時快，法蘭克一見安恩，便立刻走過去吻她。和從前一樣的吻着。安恩却覺得生疏了，心裏別別地跳着。幸好羅達正在這時喊他們去喝茶，算是救了她。

茶會非常熱鬧，鬧得安恩忘了姊姊。

蘇意吃到第三塊餅時聽見門口有摩托卡來了，馬上跳下椅子飛奔出去，也不管她父親的呵止。

「摩托車停下了！」她叫道，「啊！來了一個水兵！」

「水兵！」羅達放下茶杯跑到窗戶那裏去看，「啊呀！法蘭克！笛克來了。」她向旁邊過道揚手，轉過身子就向大門跑去。蘇意緊跟着她，包留好奇起來，也釘着尾巴去了。

法蘭克向後拉一下坐椅。

「安恩！他們就這麼跑出去，請不要見怪——那是羅達的弟弟，出遠門很久了，這還是第一次上門呢。」

「上這裏來呀！蘇意的聲音在說話，不一會兒她進來了，騎在一個陌生人的肩上升得得意的。『哦！我又有了一个新叔叔！』她望着她的父親和安恩道。」

她的新叔叔從肩上升下她下來放在地上。

「對不起，打擾了你們的茶會。」新叔叔在介紹給安恩的時候笑着說。這個人一看就曉得是羅達的弟弟。他比羅達高，比羅達瘦。可是是那一對愉快的褐色眼睛，一頭金紅色的鬚髮却和羅達一樣，而臉也生得相像。

「這真是想不到。笛克拍了電報來，可是他人比電報還來得快，他可以在這裏住三天再去看母親，這太好了。」羅達滿面堆着笑說道。

「我們出去野餐好嗎？我一清早就起來叫你們起來。」蘇意建議道。「行不行？媽媽！」

「好！」羅達睜着安恩一眼答道：「你和包留想和阿姨去嗎？」

「不曉得叔叔在那個時候有沒有功夫呢？」包留說「阿姨！他能同去嗎？」

「我能同去嗎？阿姨！」笛克從一大塊糕上抬起眼睛來問，樣子怪有趣的。

安恩想不到他會說這種話，很想問他幾句。可是又不好意思問。接納住一團門子的高興，冷冷地答道：

「那有什麼不能的呢，改天我同他們倆小孩去可以的。」她簡直說明了她只願意和小孩們去。

可是笛克不理會，高興興地喊起來。

「喝！舉行家庭野餐啊！」

照孩子們的計劃，這個野餐確可稱得起是家庭野餐。家中各份子全在內，笛克還領着頭，小孩們都要他參加。安恩也就無法拒絕。再說笛克那體面與人交的熱鬧勁兒，也使得安恩無法堅持她那拒人於千里之外的態度。

這一夜安恩睡在床上，回想日裏的一切，不覺心驚。她本是打定主意不理這些大人的。可是玩得高興時她就不知不覺地忘記羅達是奉她姊姊的丈夫的人，笛克是奉她姊姊夫的人的兄

弟了，她和她們姊弟們就像是好朋友一般，玩得很開心。

又是一個可愛的早晨，明媚的太陽晒暖了安恩。

「小孩子們！今天打算怎麼玩？」她在吃早餐時笑吟吟地對着圍在桌邊的小孩們問。

「野營去吧！」羅連馬上接腔。『雷克叔叔會生火，又會燒茶。』

「好的。到那裏去野營？」雷克接嘴說。話還沒有說完，看見羅連對他搖頭，他便不說下去。

「小希！爸爸得去上工，我也要收拾屋子，阿媽只有今天在這裏了，你們隨便玩玩吧。」羅連對小孩說。

「可是……」包留被他父親瞪了一眼，一句話只吐出一個字，就縮回去了。

安恩借口要收拾打扮，起身告辭。離開餐室時她覺得三對眼都在盯着她，心裏不由泛起一些慚愧之意。

走進自己的臥房，坐在開間的窗子下面，她聽見隔壁包留的屋子裏有小孩子在低聲講話，忽然感情低落。想道姊姊要是還活著，在那裏照顧小孩就好了，可是心裏這樣想，耳裏裏偏偏聽見是羅連進去，接着又聽見羅連在講話。

「你和雷克叔叔為什麼不去？我要你們去。」

「阿媽不像我，天天和你們在一起，她有好久沒見到你們，她喜歡一個人和你們在一塊

玩，你懂嗎？」羅連柔聲說，「好了，你們下樓去吧！」

安恩聽得呆了。羅連的聲音裏，好像有點什麼力量，把她心上的東西抽了。一時間慚愧，懊悔，和愛的感情交織在一起，弄得她很亂。

就像在作夢一般，她輕輕溜進包留的屋子。

羅連正站在包留床頭看姊姊姊姊的照片，嘴裏咕嚕着。

「羅連！請你別使得安恩像你一般的了解我吧！」

安恩聽見這話時的站住，倒吸道：「我了解的。」說着眼淚便流下來了。

「安恩！……羅連喜得在地上打轉轉，一把抓住安恩懷她在快樂。

「哎呀！我快快樂死了。」安恩說。羅連緊緊擁着。

「別那麼着！你怎會懂得這些呢！你年輕，你又愛你的姊姊，我們很懂得你的心。你瞧！法蘭克拿你當自己的小妹子那麼愛着。呢」

安恩！我多久就想娶一個妹子！」她對安恩微笑！安恩默然望着她，「我忘不了法蘭克對蘇蘭的愛。我也決不肯奪的。安恩！那是另一種愛，不相衝突的愛。我們大家都可以快快樂活的在一起過日子，你說是不是？」

安恩在淚光中微笑了。

「我們一定能够。唉！羅連！我並不是人呢！」

「別那麼說！」羅連吻了她一下，站起來

，「好！你歇一會兒吧！我去給你煮一壺茶來。」

安恩躺下閉着眼睛，心裏覺得很舒服。過了會兒，聽見羅連的腳步聲，便坐了起來！可是來的却不是羅連而是雷克，手裏拿着兩壺熱茶。

「覺得好多了麼？」他問。他站頭，他便放下壺子走過來在她旁邊：「我高興極了！安恩！你簡直爽。」他把她的手放在自己的手心上按着，「我心裏的事向來是不肯隨便說出來的。可是今天我得告訴你。在你沒有走以前，我必得講給你聽；我在頭一眼看到你的時候，我就覺得只有你和我對勁。我！我希望你也有同樣的感覺。」

安恩水晶般剔透的心，早就曉得自己是喜歡他的。聽見他說這話，不覺舉起一雙細眼黏黏地望向他的一雙笑眼。他把身子靠近一點，「是不是？快說！羅連來了。」

安恩點點頭，得意地喘着呼呼的過房來了。

「阿媽！走吧！叔叔是不是一塊兒去？」

安恩望着雷克微笑。

「好的，羅連！就走吧。」她說，「叔叔是要去的！」

（完）

譯自 W. Somerset Maugham 一九四六年

六月份

書刊評介

陳衡哲的「客座記言」

白 江

有些寫文章極謹慎的作者，對於一篇文章的題目底措詞，是十分含有有機性的，因為這樣，才能吸引每一位讀者去閱讀他的文章，而收到該文預期的效果。不僅如此，一篇好的作品，自然文章的全局，也會佈置得十分妥貼，給讀者有不忍釋卷的感。陳衡哲的「客座記言」，用主客對話的方式，正像她自己已在「引言」上所說：「這方式是我數年前為某雜誌寫短文時，第一次試用過的。它與古文方式根本不同之處，是：古文必須有一個切實而有建設性的答案；而它的要點却在暗示。」從事教育的人，一定很熟悉這會知道一切暗示對方面思致

的工具，只有暗示的力量最大，用暗示的方法，去啓發教育（這文章也可說是受教育）者，這實在該為每個人所記取的事。所以陳先生自己又說：「答案不是沒有，但不必一定說明，最好是由一般讀者自己去想出來。」因為「客座記言」唯一的目的，是在引起讀者們的思致。讀一篇文章，能給讀者們發出一種尋求所以然的興味，這比讀一篇「提出問題」——「解決問題」的大文章要深刻得多。正因為如是，我介紹她的「客座記言」，開始就讀實地所用

的方式是十分得體的。

「客座記言」分兩個意思：第一：「你不是基督教徒？」第二：「回到宗教去。」實則，這兩個意思，在求樹立一個「國際人生觀」。大概作者自身經驗過，一個青年的胸襟狹小，眼光近視，不僅縮小了個人的出路，且妨礙整個民族國家的前途。所以外人心目中「你不是基督教徒」，就引為憾事，由於這一觀念，就造成了陳先生「客座記言」的中心課題：「樹立一個國際人生觀」，來啓發青年們的一番得這一端一端說：

「客：喬治於我心中的問題太多了，今天先提出一個來，它是關於宗教的。……常常聽到有幾青年，討論「回到宗教去」的問題。這些青年大抵又是很有文雅的人。……我感到遺憾，但我也願意多知道他們一點，因為他們似乎很不錯。當我和他們談話的時候，他們常常問我：「你是不是基督教徒？」我的回答當然是「否」，可是這又要使他們大大的驚異起來。……」

「主：那你是佛教徒了。」
「客：一點不錯。這樣看來，從前你一定

也有過這樣的經驗了！」

「主：這是一個古老的經驗。……」
接着，陳先生就提出上面的兩個問題來了而這兩個問題的中心就是文化。因為作者說「在希臘羅馬古文化燦滅之後，科學文化不會產生之前有整整的一千年，在歐洲，基督教就是等於文化的全體。」她以基督教文化作歷史背景，啓發青年，適切指出：「棄了與異國青年的交換意見與知識，可：擴大我們的胸襟，提高我們的眼光，因而產生了解與同情，這是教育的一件大事。……這是國際人生觀的一個出發點。」由此，概可以想見其「啓發一與一暗示」的所向。

「回到宗教去」，自然給我們認為是復古了。但是，陳先生在「當然不能不說……沒有反動的因子。……」下，却以一羣那麼年輕，謙虛，有學問有同情的青年為例，而暗示將它的目標「應是恢復古文中的一點精神價值」。因為「西方人的精神生活，大部份是寄託在宗教上面」的，作者之所以如此說，自然是感受到現社會摧毀文化的威脅，如「無論是在中國或美國，最觸目的現象，是：好萊塢的拜

黛絲姑娘

林凡

作者：哈代

譯者：呂天石

出版者：正風出版社

如果說人生是一幕悲劇，那麼，女人便是一個自取滅亡的悲角，她不自覺地在人世的薄冰上滑行，隨時有沉溺的可能，而且她肩負比男人更重的負擔。在環境稍壞的情形下，便會踏穿冰層，墮入凍結生命的苦海。這種跌跌撞撞，這種墮落，究竟是誰的罪過呢？我說，是先天的弱點，是後天的機會命運！但無論如何，機會或命運也好，我們的悲劇是命定了的。但到這，同情命運，哈代更寫出他的以女人為對象的小說——黛絲姑娘——黛絲不是一人，美德的結晶，不是獨特女性的典型，她只代表普通無辜的女子的厄運。由哈代在題目下命釋的「一個單純女子的悲劇」(The Tragedy of a Pure Woman)，我們可以看出作者的用意，知道他是想在一味的創造完全的典型，而是在悲嘆一般女子的命運。是的，黛絲有她的弱點，但對與無知，但這只使她贏得人們的同情，對其可愛的是她沒有好台幹——哈代另一部小說「還鄉」之女主角——的虛榮，更沒有包登利夫人的腐敗與縱情，她只是命運的犧牲，下顛抖的小雞，使多情者為她哭泣。懷著這樣的情緒，我們才可瞭解作者的苦心。

黛絲是一個鄉下的姑娘，純潔善良，美麗而多情，她的祖先是威靈頓公爵的勇將，可是幾百年的時光已使她家墮落成山野的老農。她開始了，她的父母要她去鄰近的地方去尋覓家門，所謂家門者是一位富家子弟，名叫阿拉克。在他正鄉居寡歡的時候，見了這年華正盛的姑娘，自然色心頓起。在會談之後，黛絲被帶到附近一間屋子裏的齊家人，用出數月之中，雖然黛絲對他略無好感，但爲了環境，有時不得不忍受他的調戲。一天晚上，從鄉場上回來，阿拉克把她引入山中，在茂密的森林內，他斷送了她的貞操。憤恨之餘，黛絲回到家中，後來生下一個嬰兒，然而這給她的卻只有痛苦。數年後孩子死了，她到一個奶牛場去工作，那裏，認識了年青剛直的安琪克萊，安琪愛上了她，向她求婚，但她惟恐清教徒安琪不體察她身體的失節，所以寫一封信給他，剖訴自己的情形，最後說早能原諒她，她就答應他的要求。可是不可巧的是這封信被投入安琪的房內時，它落入安琪的地氈內，因此當安琪含淚地來會她時，她便答應了。

隨教條；各種商品廣告後而的性慾刺激與利用報頭標題的充滿性慾與謀殺；兒童讀物的穢惡……這種……追求的速度的加增以及它的範圍的擴大，無疑的都已成爲全世界文化的一個大威脅。」所以以宗教來象徵一種精神，並表明此爲發現寄托之點，如一愛因斯坦之與科學，李杜之對詩，……都可以說是一種宗教的國家，作者在本文中以「回到宗教去」發發人們的精神文明以外，却仍然以「非宗教的合法」來暗示與啓發以人道爲基礎的合乎中國歷史的爲論點，這不但足以吸引後生，且對那些專求知識，不修人格的人指爲人道的罪人；我們覺得今天國族文明運動動員的啟發時，提出此標準與價值，實足使人欣奉，輔以現代法以大思想家不果(Cherles Darwin)的「人道的告別」中，一自古至今，曾有許多偉大的哲理，爲了一些原則而爭執。於是，一切又平息下來。於是，當人道轉變之後，一小草的流淚，密玫瑰，大大小小的好恨，便上了台。到明天，那個偉大的原則就被發現已在半夜之中被勒死了。」這話何話，給中國人是一場大警覺大暗示。我們不否認好多沒有深遠理想，沒有人生哲學，沒有藝術或宗教的慰藉與感召，也沒有滿深的學識足以寄託他們的靈魂的人，都擠在這個社會裏頭，政治舞台上，領導着文化前進，說起來，這不要使人捏一把冷汗嗎？我想作此文之苦衷，當不外乎明白這一點吧！

(見「觀察」第十一、三兩期)

這件婚事。新婚之夜，兩人互剖衷情，安琪新說他在巴黎時放蕩的行爲，安琪原諒了他，但當她提起這事時，安琪却推入五里霧中，待到弄清了個中的真情時，他已不承認了。不，他悄悄地出走了。在極端痛苦中，爲了文母的責備，他重新投入阿拉克的懷抱。但最後他厭惡了一切，不願再忍受這沉重的抑鬱，他一刀將阿拉克刺死，自己在迷途中被捕，在囚衣中飲恨而歿。一顆清亮晶瑩的小星，就這樣墜落了。

故事是悽慘的，結構是可憐，但世界上有多少個女子同有了這一樣的命運！哈代只不過描繪了最普通的一個而已。在這本書裏，他用建築師的手法，加上血肉的發散，和暗含的同情，寫成了一位靈活的女人，他說明了他的命定論（Fatalism）。正如羅貝特·林德所說，哈代以「人生爲一幕劇的悲劇，人是預命註定了的角色」（Young Hero）機會是萬能的主宰，劇情的重心是不幸——他的看法也許是太悲觀消極了，但人生却的確使我們這樣。固然瓦爾波虎的話很聰明，他說：「生命對感受者是一齣悲劇，對深思者却是一齣喜劇」，然而人究竟是感情的動物，爲別人你不得不傷心，爲自己你不得不痛苦。正因爲這樣，悲劇才震動我們的心弦，而哈代的作品猶是其道都完美美盛結結——才能永遠迴響在讀者的腦海內，緊貼在人們的心上！

這本書有兩三種譯本，作者認爲其中以吳天石先生的譯本最好，特爲介紹。

婦女消息

- △奧斯陸的諾貝爾和平獎金委員會宣佈和平獎金今年得獎者二人，其中有一位是美國麻省巴爾的摩小姐，巴爾的摩小姐今年七十九歲，爲一位國際知名經濟學家。
- △社會賢達國大代表劉純一女士，定於本月四日赴滬，與夫人偕行。劉女士曾爲民廿一年國民會主席團之一，乃一婦女運動之先進者，國統傳來，各方均表惋惜。
- △據紐約時報稱：此次出席世界婦女大會之李麗女士已擬定各校實施強迫國際教育課程之計劃。以國際教育爲一科，得與文法數學並列爲必修課程其目的在促進青年認識其本國以外各國對文化之貢獻云。
- △我國女科學家何繼華女士在巴黎法蘭西大學居里教授實驗室內之實驗室下發現一照相板，發現原子新現象——「納子分裂爲四部」，以代替原有之分裂爲二部。爲從事研究之科學界人士開一新途徑。
- △印度學生界發起召開亞洲學生會議，我國被選出席現已由各大學選出學生代表六人，由本報社社長李曼女士率領前往印京新德里參加。
- △對於公明問題，婦女界已有重要反應，近復由南京市婦女會，婦女指導委員會，南京市黨部婦女運動委員會等舉行聯席會議，就此問題討論其熱烈，會中決議爲兩項，不能不認真實行登記，應從事積極辦法如辦理救濟院，濟民所等予以收容。
- △聯合國大會婦女代表請願書，委託中央日報駐美記者張清我國民大會洪秘書長轉交，以備轉呈。十一月十五日中央日報（附）
- △美故總統羅斯福夫人，當選爲聯合國經濟社會理事會之人權委員會主席。據夫人稱：該委員會之工作當能消弭戰爭起因，蓋戰爭多起因於各國間之憎恨，如此委員會能在增進世界人民幸福，以及使各國人民互相瞭解上有所成就，則促成戰爭的因將大爲減少云。
- △聯合國婦女地位小組委員會已向人權委員會建議，要求各國實行一夫一妻制，禁娼，男女在政治上應有若干項權利等與及婦女畢業後仍須保留原有因籍，兒童之國籍應俟成年後決定等諸案。
- △日本爲女法議員制定之新法規中，其一規定爲：女議員均可穿袴袴袴袴之國民服。按女性議員於日本史上尚爲首次出現。
- △麥克阿瑟將軍非正式見日本女議員三十九人，稱許彼等足以應付民主之要求。女議員代表加藤夫人致答，中言日本婦女將擁護從事和平努力，並取消封建性之家庭制度。
- △我國第一位女專員爲新省府女專員哈德克女士，已於七月四日宣誓就職，哈女士爲哈德克族，係艾林郡王之妻，身兼兩項要職，現任新省第一區（迪化）專員。
- △日本婦女三百人舉行計次全體婦女之示威遊行，並由首相官邸提出廿二項要求，希望男子平等，另有婦女二百人舉行「日本民主婦女俱樂部」大會，決議改選盟國婦女，保證日本婦女世界和平而無門云。
- △青島省回國留學人口比華百分之十七，馬主席曾接見回國留學人口，令設七個女子學校，開七校共容納女生二千八百人。
- △美國大學婦女聯誼會授與我國婦女赴美留學獎學金，給與獎學金及部分旅費。據該會稱：該會於今年十一月十九日（九月）宣佈：美國大學婦女聯誼會，對於各盟邦婦女有恩惠，再求深造者，已決定給予一年至二年之獎學金，及部份之旅費與日常費用。中國婦女其備大學證件，體格證明書者，可於十二月十五日前寄往上海、南京、北平、天津、漢口、重慶、昆明、廣州、台北等地之美國新聞處，及美使館文化專員處填寫表格及辦理手續手續。

婦女進修會組織法草擬

(本刊爲提倡婦女創作運動，培養婦女好學風氣，鼓勵各地婦女組織進修會社，特訂此組織法，由希讀者賜教指正，俾成完善之組織規範，藉供各地婦女參考——編者)

- (一) 定名 本會定名爲 進修會 讀書會 (以下簡稱本會。)
- (二) 宗旨 本會以培養婦女好學風氣，鼓勵婦女創作，以促進人類文化爲宗旨。
- (三) 會員資格 凡決志追求知識，研究學問，以爲健全人格創造事業之基礎，并願遵守會員規約者，均得爲本會會員。
- (四) 組織 本會由五名以上之會員組織之。會員人數超過二十人時，分設若干，讀書小組(或簡稱讀書會。)
- (五) 職員 本會設主席一人，文書會計各一人，由會員公推之。會員人數衆多時，得設幹事若干人。每△年舉行選舉一次。讀書小組設組長一人由組員公推之。紀錄工作輪流擔任，每△年舉行選舉一次。
- (六) 開會日期 本會每△個月召集大會一次，舉辦演講會、辯論會、講演比賽戲劇演出等。讀書小組每△個月開會一次，備流暢會讀書心得，或舉辦讀書會討論會。
- (七) 本組織法經社員大會修正通過附會員規約。

婦女進修會 會員規約

- (一) 我決志終身追求知識，研究學問，努力創作，增進文化。
- (二) 我決志每天最少閱讀書△小時。
- (三) 我決志協助婦女進修，培養婦女好學風氣，促進婦女創作運動。
- (四) 我決志表現合作的精神，弘大的度量養成有價值的人格。

民國

年

月

日

會員

簽名蓋章

文化消息

△聯合國教育文化會議我國代表團團長趙元任博士於會議時曾以流利之法語發表演說，力言中國象徵文字之實際價值，並作各種姿態加以說明，博得全場熱烈鼓掌。

△聯合國文教機構不編文教大會已計劃：(一) 援助天才青年，不使受物質限制而埋沒終身；(二) 募集基金，對作家藝術家以津貼及獎勵；(三) 設立世界作家協會，使世界最好之文學的以集中翻譯，使其普遍流行，供人欣賞；(四) 組織國際戲劇研究會，作爲各國關於戲劇運動事務之集中處，俾得機會優良創作，廣泛傳述；(五) 爲勸全作家之工作狀況起見，訂立國際版權協定；(六) 關於無線電、音樂、電影等，亦將盡力促成國際之合作。

△教育部將在日本東京創立通俗圖書館，冀能感化日人思想，預定明年可成立云。

△美國特強迫實施國際教育，目前在美國青年認識世界，爲獎勵學生攻讀該科起見，將設獎金，凡在國際教育一科成績優良之學生均可獲得獎金，自行選定某一外國作爲長期遊歷之地，至於成績名列第二之學生，則受任該外遊獎學生之總招待云。

△朝鮮學典館爲中韓人士所組織，以發揚朝鮮文化，致力國際合作爲宗旨，已於本年在漢成立。現計劃有：編纂朝鮮國辭典、朝鮮民衆學典、編刊年鑑、日刊、發行國際日報、印行朝鮮叢書等，聞朝鮮學典之編纂工作，現已開始，由研究朝鮮歷史專家楊家驊氏與李石曾氏共同撰述。

徵稿簡則

- 一、凡屬論評，各種學術研究及科學發明，報導，關於婦女之各種測驗，及調查統計資料，介紹各國先進婦女之事業及著作，世界婦女動態，各地文化消息，中外婦女史話及傳記，生活常識，新著作介紹，文藝，讀者通訊，插圖，漫畫，木刻等各種文稿，不拘創作譯述，均所歡迎。尤盼婦女投稿。
- 二、來稿請用有格稿紙繕寫清楚，請勿用鉛筆或兩面書寫，并請於正文內加新式標點符號。
- 三、來稿最好在五千字以內，長篇著作，請作者自分段落。
- 四、如係譯稿，請附原文，或詳示原文題目，原書者姓名略歷，出版日期及地點。
- 五、投稿者請註明本人真實姓名，略歷，及通訊地址。稿載時署名，由作者自定。
- 六、來稿如有插圖，請用黑筆繪畫，俾便製版。
- 七、來稿本刊有修改權，不願修改者，請預先聲明。
- 八、來稿刊登與否，概不退還。惟經投稿人預先聲明，並附足郵費者，得予退還。
- 九、來稿經採登後稿權從重。
- 十、本刊若於出版時發現來稿已先在他人處發表者，恕不致函。
- 十一、來稿經本刊採登後，其著作權仍歸著者所有，但集印單行本時，本刊刊社有優先出版權，而本誌選刊專集時，亦得自由採入。
- 十二、來稿請附郵寄。

婦女文化

第二卷 第一期

編輯顧問 謝冰心

編輯 李曼瑰 ● 吳元俊 ● 陸慶

發行 婦女文化月刊社

通訊處 (一)南京神學巷慈惠里五號
(二)廣州豐南路二十六號三樓

印刷 中央日報承印部

經售處 中國文化服務社

南京中山東路一七〇號

訂價			廣告價目		
半	全	零	地	刊	封
年	年	件	位	內	底
五千元	壹萬元	壹千元	全	頁	裏
			面		
			半		
			面		
			四分之一頁		
				十萬	元
				十五萬	元
				二十萬	元
				二十五萬	元
				三十萬	元
				三十五萬	元
				四十萬	元
				四十五萬	元
				五十萬	元